



正宗紀事六

丁巳
戊午
巳未
庚申

共六

リ 6
4071
6



門外
號 4071
卷 6-6



正宗朝紀事卷之六

丁巳下

閏六月禮判閔鍾顯疏略臣謹稽五禮儀序例辨祀
條首揭靈星老人星於小祀之日壇制享品齋令祀
式秩然具備此蓋國初以來所已行之禮雖不知何
時中廢而要之為闕典欠事絲衣之詩祭靈星也靈
星農祥也先王祀之以至歷代莫不遵行漢高帝八
年制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祀祭以牛北史太常卿
劉芳上疏言靈星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隸郡縣縣邑
令長得祀晉祀令云郡縣國社社稷先農縣又祀靈星此



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其時日則周以仲秋之月祭于國之東南開元禮及宋禮志并用立秋後辰日皇朝用八月望日代各不同今之議者或以為侯邦不宜祭星辰此蓋未考乎前代之制作我朝之典章也左傳有事犀望註云群望星辰山川也諸侯之得祭分野星辰自古已然且以天下郡縣之所得祀而令長專之者謂非侯邦之可宜祀臣實不知為何說而伏况祖宗朝所定儀文煥焉昭垂則乃以其中間廢闕之故至以謂暫襲羅麗之故則又何疎謬之甚也靈星之宜祀既如此則壽星之並祀又無可疑周制秋分享壽星于南郊漢用仲秋之月祀于國

都南郊宋景德中太常禮院請用祀靈星禮秋分日祭壽星于南郊其冊亦如靈星冊制是則我朝之用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日祭老人星並於南郊設壇者其義無間然矣夫馬祖者天駟也獨非星辰歟而今年春特命太僕官築冊祭之以修墜典則是祀之未遑並舉宗有一行一否之歎况臣前登筵席恭聆聖教惓惓於二祀之義丁寧諄復夫德莫大於厚生福莫先於壽考而今乃天佑邦家吉慶咸萃當萬年騰祝之辰占八方屢豐之瑞靈星壽星之祀以時則可及今修明以舉曠典云云批詩之係衣曰係衣其

不載弁俵俵自當組基自羊徂牛鷄鼎及鷩兕觥其
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教胡考之休朱子釋其大旨
曰此亦祭而飲酒之詩祭即祭靈星而為農祥而祀
之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按角亢為列宿之長補壽星
壽星即老人星也或於秋分日享之或於千秋節享
之即祝萬壽之無疆也靈星在角宿北距北極八十
六度老人星在胡夫南距南極三十八度自周以來
祭於仲秋之月至漢命縣邑各置靈星祠唐宋仍之
我朝之並祭二星者諸侯得祭邦內分野星辰而漢
擘山在我邦常見老人星至於祭靈星天下通行之

制也祀令儀節皆載於五禮儀卿職在宗伯請申明
而修述之者正合祝壽祈豐之義而祀典至重令內
閣弘文館博考我朝已行之禮以聞館閣啓言漢擘
白頭之祀皆在爾廟英廟之時顯廟十年太僕請曰
舊壇祭天駟房星之神此可援照於祭星之禮云云
問于大臣儒臣文任之臣○備堂李書九謂典左相
有嫌引義於有司之任上下嚴教備堂沈煥之言不
宜推折若此上以君師之義又下嚴教煥之自引疏
略軌道變化各正性命而飛潛動植一循其則聖人
立極勞來匡直而華夏蠻貊無不服是故孔子之徒

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者蓋為其不違如愚也向使
顏子然疑於克復之訓而二三其德於萬飛魚躍之
化則安在其循道而服教也所謂七十子之服孔子
恐亦不外乎信如四時奉若必璧而今臣等之於殿
下即亦服孔子之徒也如臣不肖無所比倫自在常
布嘗從胄筵侍請之臣有所飽聞憤識於相對慶賀
之說惟皇天眷佑我東方有聖人作君子懷德樂為
之用小人畏威奸莫之售于斯時也臣則譬若凡草
衆卉自在於仁天祥日之下而欣欣向榮矣幸得策
名朝端周旋於簪佩之列則仰之若師承侍之若天

覆嚴下之秉執靡然而向之殿下之好惡犁然而得
之只可循軌而順則焉而已噫數十年來俗習日痼
外托奉令承教之目內濟背公營私之計指無為有
指虛謂案將至壞國綱而滅人紀此所以尊聖德明
聖志為今日第一義也漸汚之俗膠固皆曰違上意
則斥違上教則枳舉世相傳靡哲不愚臣痛聖德之
不章憂世道之方願食而忘味寢而忘睡苟欲尊聖
德而明聖志則莫先乎痛矯此習亟祛此弊也近來
一二銓臣備盡私意曲蒙體諒臣竊為聖朝欽仰而
又有一種巧官者或引嫌於無法或處義於無義有

若借名義而保高致此殿下所以痛憎其弊必欲挽
今俗而反古規者也乃者宰臣李書九既行公於籌
堂旋自割於有司前後矛盾上下逕庭是以嚴誨以
難進易退之義反漫乎惘時礪世之方又申之以大
官以下孰不從予臣坐處稍遠重以聽瑩蓬席仰陳
之說未免相反於聖教之本意便歸於掩護分疏之
科退後始覺聖教之昭揭日月為極方陷之世道臣
固茫然不識安陳愚忱反躬震懾竄跡無所臣若不
暴則同朝卿大夫將謂臣侮聖言而沽直名臣亦何
眼目敢顯於世乎云云批無論如此如彼猶勝於存

煖○壯營從事官洪守榮呈病上曰昨冬處分雖若
無所顧護於其家而蓋自古宗親則地處僻逼鮮能
全保外戚則只以國存典存為心故所謂外朝之與
戚里共事云者因此蹊徑今則反是大抵其家自丙
申以前不守本色而行外朝之事滄素以迄亦不為
國家之戚里而反為外朝之戚里有若宗班之推戴
者此乃由相反復相因之勢雖以成鄭言之渠必未
嘗不嚴於義理而適以此事自速大戾又安知無與
成鄭相反之地幻出一箇簸弄之橢柄乎予必欲全
保也故惟恐處分之不嚴至於李明淵供辭急於自

明無足深卞在渠道理惟當知進之義真箇為國家
戚里始可永久全安矣右相李秉模曰舉朝皆秉韓
諭義理然後方可為全保之道矣上曰嚴隄防保戚
里是予一串貫來之義理也○七月持平李明乎疏
言平壤碧尺島即世宗朝功臣延福君張末孫賜牌
之地也末孫之後之流落零替仍作島民之私物年前
因末孫之後上言至有行查之舉為道臣者反以變
幻之說誣周回啓臣聞受賂指囑自有其人當該道
臣宜施屏高不允○傳曰武年初試京試官都事之分
差考試出於嚴科體之意而道伯即亦奉使之入其

體貌之不輕果何如舉一方事務無不妥之道伯而
三年一次之科獨不與焉者亦果何例且以國典言
之武年文武科及小科初試各道觀察使節度使之
差負錄名試取而京試官都事分掌之法不載於大
典原編矣况試官之下往也試邑之輪定也種種弊
端不一而足今武年鄉試都事始不差遣道伯與京
試官分左右道試取而此而有效則專一道付之道
伯亦無不可以此分付北道試所之評事主南都事
主北可謂膠鼓之甚者此後評事掌北閔之試仍留
監市事著為式關東海西則道伯自當專試而今

伯亦不可以蔭官為拘古者大科命官蔭官亦有承命考券之例並以此意知悉○檢閱金履永疏言臣與堂后假官尹永輝不可周旋供職云云檢閱吳恭曾疏援館規右僚不當替直云云傳曰金履永之痴澧愚悖可謂化外之物尹永輝永儀異於永德且堂后假官何關於翰林下番乎原疏還給湖沿投畀吳恭曾不惟不能禁戢躡履永之後塵者駭然莫甚西飛勿施以芸館施行永德之姑且任他非欲棄之則先用渠弟次用其兄乃次第事因此思之前承吉朴奎淳罪名蕩滌○八月謁章陵歷謁顯隆園行殿名

見相大臣諸臣求對力爭還送配所○傳曰故領相金壽童時際中興上下彌綸老成典型如可想見故左相金應南敷奏帝庭至蒙褒美問徑中權隨機應變故右相沈守慶以同時名相勤勞王事三大臣墓遣禮官循以酒果陽川數里之地隔江而北者即故相金煜之墓云回鑾日遣其子重臣致祭○致祭于文貞公姜頤期昇平府院君金塗新豐府院君張維故叅贊立從直駙川尉閔子芳淑媛趙氏墓○傳曰故領相文簡公李天輔樹立之卓犖予何忍忘之今過其立墓之鄉頹然羽儀之容若肅在前駐駕遲叢

呼寫致侑之文遣其孫待教李存秀往侑故重臣李
文源乃父受子其立朝不隨俗位躋正卿尚未易名
今本家斯速換狀○傳曰我朝房杜世推黃許而遵
何約束民以寧壹即故相河演也間其墓在近遣承
旨致祭對揚先朝建極之治恪雅量蔚為良佐兩
世元輔尤可稀貴也故頒相金在魯墓遣承旨致侑
故相金致仁尚未易名以平日禮遇寧不歛其令從
速議謚一體致祭○傳曰雅操今日未易多得直提
學李晚秀馳首故左相李福源墓仍為致祭○傳曰
故領相洪彥弼自是士類為世名臣其子領議政洪

暹以直道雅望又躋上台年過懸車而其大夫人尚
無恙恭惟貞敬大夫人天上難知世未聞一德從三
上台峻百年除六壽星尊至入詩人之咏尚今傳誦
兩大臣墓遣承旨致祭○承旨李基讓以該房韓孝
純趙礪子孫上言捧入承旨金達淳奏言兩出伸靈
之請肆然捧入萬萬故恣請基讓嚴處吏判閔鍾顯
拔其讓銀臺望○九月傳曰諭善尹得亨遵用南奉
賀例當加資此亦或涉張大豹席一令賜給閣臣李
晚秀南公輟俱以乃父之子輪進講席亦為稀貴鹿
皮一令賜給○承旨李基讓疏批名義至嚴如鈇賦

然後彞倫乃叙以予因俗敷治事事要欲方便之心
念念於名義二字不敢專彼而忽此則忽於韓老純
事隄防威斷豈或忽而使之回啓者政欲勸律也
使之回啓為嚴隄防乎直以猥拔為尊名義乎我心
之權度即一部徧徑則何物銓堂乃敢蟠棘於太清
狼莠於嘉苗使益下之人志有漸惑之慮漸壞之世
道有愈毀之歎而歸罪承宣乎如許銓堂且有規正
之舉適因坐他罪勸罷姑不挾摘處分○十月因雷
異求言○左相蔡濟恭劄略箕範建極我先王五十
載苦心至德聖上臨御二紀欲以善繼善述罔或少

忽地心可質神明而數年以來治不徯志未見有會
極歸極之效而乃於黨色中添出竒竒怪怪之弊此
難似自起自滅之事而其害竟歸國家仰惟四達之
聰有聞而姑且置之歎云云○持平趙秀民疏論韓
始裕濫通臺逖西銓政注頗致惡謗請兩銓堂間使判
李祖源譴責且言近日世道之潰裂專由於訛言而
左揆劄中黨色二字決非章奏間可書者而添辨云
云尤欠告君之體嗚呼一自拜昨春以後朝廷有清
明之機聖德有闡明之望夫何言路阻而義理益晦
隄防弛而覬覦生心故前後進言之臣率皆惓惓於

進退消長之際今大臣若以此為說則老相憂治之意夫孰曰不可而乃以數年來起頭而以害歸國家等語結之此豈非失言之甚為之慨慨云云批韓始裕事翼翼之物情何可盡信銓官譴責事不允陳陳事何可以慨慨之斥輕加於予所眷毗之左相乎劄辭設如爾言即亦此大臣自來氣象爾以新進豈容鷓黃於老相憂國眷眷之衷意乎為爾還覺慨慨○傳曰大司成近為副提學之階梯則曾經副學者直擬國子當如亞銓之未徑徑違者之直擬徑違例以此分付○十一月前都正金鼎國以其從弟信國所

告姜彞天等去言來言于左相左相請對命更待處分○大護軍李秉昂因姜彞天告慶請對命退去命刑判趙心恭叅議李恭永八侍上曰姜哥不過輕佻無行之輩以其文體之浮輕年前付重臣李秉昂置之庠舍與六七儒生教習徑傳矣乃敢出沒京鄉交結匪類做作邪說暗相稱難其跡則可謂妖言惑眾而其實則出於欺人取物此等處或淡張大則非但國體之反輕或恐無辜之橫罹初欲火其書人其人期於無事豈意姜哥從何斯得又生奸詐忽以渠自上度樣來言真是春雉自鳴方令秋曹究覈而金鑪

兄弟亦素稱小品中人而金復白聞是虛悖沒覺人
其中金健溥文正之祀孫故忝判金亮行之孫云得
此梁楚即渠之罪而似無別般真贓且其家不貧以
至為姜哥所誘惑誠可哀也如此之類輒以死罪治
之則國體及輕此之謂也但究問捧供之際姜哥必
捧誣人之指然後可決上變之虛罔如此究竟即予
之苦心也心恭曰聞姜哥自昨夜忽發狂易之狀尤
為狡惡美上曰若過加盤詰則無罪之人必污其口
金鼎國所告外切勿提問也恭永曰渠所稱南郭
先生西方聖人等說真邪學種子矣○十二月傳曰

當今日欲識此日則此日樹立之家豈可以愬然乎
監察李學彬四品職直為調用其時樹立于豈忍忘
之伊時處亦不忘故也使此人過此日於闕北謫所
是豈不忘亦意乎乎北青府實配罪人鄭好仁分揀
放送事三懸鈴行會昨午者社未及肅拜云令該曹
口傳還付知事俾即肅拜於靈壽閣○禁堂李鍾顯
李漢豐李漢聯疏請寢鄭好仁揀揀放送之命不允○正言
洪致榮避略向陳一疏自犯狂妄重臣李秉昂對章
其所以詬辱人者適足以露出自已之本色其所不
思之甚也蓋李鎮斗於此重臣亦以妻鄉同居之人

兼有新婚作媒之勞排衆屢擬其敵以不知來歷排
擬之人等說上欺天日之明哉噫此重臣之當銓也
揮闕龍斷專使伎倆者不一而足試以守宰注擬論
之所差文倅固不慊於物情而武弁尤多醜詭為報
舊差債送腴邑腰細厚賄書給物種至於邊倅之差
出意中屬望自有其人而先以在法不可赴之人首
擬故試天點末乃容私暗收漁切題目一出唾罵四
起其所謂感激圖報者固如是乎云云批為說何可
若彼以傷忠厚之風乎口業不可用則連差○傳曰
遠人之不沾祿仕便成百年痼疾此所以向有宣台

之舉適去適來不免為有名無實之科彼湖嶺方數
千里之地其俗則鄒魯其業則詩書先輩遺風自有
至今存者豈患無其人特不聞而不用耳玉不自銜
惟人是售如嶺南之兩李先生湖西之兩宋先生後
孫猶有在籍者故儒臣曹偉曹植鄭述張顯光湖中
尹煌俞榮金慶餘金私郁湖南朴祥奇大升高敬命
金千鑑子孫令各該道臣搜訪開錄以進替作殿上
之帖柱○新印春秋行○傳曰洪儀泳事向於賓筵
有詢問而並與芸閣而不論置之非文非儒之中未
聞如許事面芸閣見窠車付○傳曰該洽罕見其朱

書劄疑補續之編即桂坊之手書以納者身故之後
欲錄其後而未果光州幼學金允秋民村初仕調用
○右相李秉模請春秋用於殿講丹子許之○大護
軍李秉昂疏略臣於半歲之中再遭洪致榮之謾誣
始之侵訛終焉構捏此誠徹天徹地之冤李鎮斗事
臣之前後三妻家俱在京妻鄉同閨初不着題邊倅
云云似指徐有龍昌城之擬而有龍兄弟為世稱屈
謂之不令則人見不同臣固無奈而特以有龍於臣
曾有啓請之一時幕名故執此斷斷耶其所謂先以
在法難赴之人再擬云者造意設辭何若巧耶吳文

常既有二弟則初非法典所拘李堯憲允合直擬實
是公議至於報債求產等語既沒模擬言亦污口欺
君故試本足殺人之欄柄膏官通賄自來誣銓之圈
套以此蠅臣臣不暝云云批人所云云不亦迫切之
甚○傳曰奄聞長逝者畫傷念月城之宅无無以為
懷卒判書金頤柱加贈一品其人也厚德有行善之
可紀寬樂令終宜有易名使之葬前舉行仍為致祭
戊午

二十二年正月親行祈穀後寫御製詩并序曰躬詣
社壇肅將祈穀恭昂若鍾鳴為大有之徵而屢驗如

期時且既雨而雪萬樹生花社兩年豐有宋人之詩
昔昌黎辛卯雪詩以記豐兆其歲果斗米三錢遂取
辛卯雪詩韻和之恭寓祝豐之誠又按月令春事之
興輒析農於戊元而今歲歲次戊午日屆元正第甲
亦云爾詩曰方壇牲幣又年祈百福由來頌式幾辛
浚秋切徵社雨戊元春事肅齋衣天時欲占社星出
地脈先融瑞雪飛鼎響更如鍾驗理心香一瓣徒深
悌○前府使韓用和鄭日煖李述源前監役朴胤源
前府使朴知源郡守申大羽縣監柳尋春為元子宮
僚屬官○大臣禮堂以王大妃殿母臨四十年請上

尊號不許○十四日白虹貫日○二十四日白虹貫
日青躬求言○嶺南儒生金陽燮等上言判金龍巖
澗臨江寄衣遯跡荆楚皇朝奇之除禮部官而不就
至今沅湘之間蓋多其子孫云嘗聞公嶺南善山州
之人將營俎豆之所而難其地忽有長虹一道起自
衣履之巖棟于洛江之半月岩就以建祠朝廷聞之
宣其祠名曰尚義遣官致祭列朝優異之典至矣盡
夷而易名一款姑未議到今亦齊籲亦不偶然即令
弘文館議美謚遣承旨致祭○以湖南儒生李台奎
等上言判故靈先郡守金益福及其子瀏恭奉澤進

士沈其孫之純之重之白一門七人倡大義辦大節
於壬辰丁酉甲子丙子丁未丁巳之間文忠李恒福
之所記文靖李植之信史可按而知馳贈之典不施
於此家而何為故郡守金益福加階贈職其子若孫
之有職者加贈白徒贈以教官○以湖南儒生金文
澤等上言判七百義士中傳教名者並贈持憲令見
上言金亨進即其六人云以故翊贊黃胤錫牒于巡
營為據胤錫于嘗嘗加復禮必不以無稽之說自其
口發故恭奉金亨進依已贈之例贈職下批○謚望
贈兵判鄭運忠壯贈贊成金頤柱靖憲領相金致門

憲爾吏判李文源翼憲高麗禮儀判書金澍忠貞○
三月命文正公尹焯祠版不祧下御製詩曰世為八
松節青青孤竹如同心三學士明義萬言書北海名
猶在東牕計奈疎方裡延百世肇自拜壇餘○傳曰
此將臣即御極後首先擢援戎垣之人風儀魁梧人
品牢確今聞奄逝為之傷盡卒判書訓鍊大將李柱
國孫待闕服調用○左相蔡濟恭拔李秉昂吏判望
○刊杜陸分韻○四月右諭善李城輔入城行元子
相見禮留疏徑歸○諸閣臣請於元子開講時閣臣
一負許恭講席上曰李晚秀即講逆初設之舊僚南

公轍即南輔養之子使之隨入二提學自初筮頻入
此後則此三閣臣使之輪回入奏○黃監李義駿疏
略臣於一道民隱不無頌略者都是錢穀上為病耳
上司所以誅求下民所以怨咨此也年深歲久已成
膏肓失今不治將至難醫近日時弊徒以漫漶為能
事無人為殿下一誦者殊不知殿下平日所自期在
於第一等義理而臣下之所期待者乃以漢唐中主
之所不為臣決知其必不然也殿下為民之苦心可
質神有君如此其忍負諸臣請以道內弊之最鉅者
言者夫執錢之法始於下邑之胥吏邑宰效尤推上

於營門終又推上於上司其收糴而作錢也雖從市
直而實使之執錢故列邑市直一或低下則自京司
還為下送至有不除馱價之說乃於行會中大書特
書輪布外方難以也閣之尊重視若尋常恬不為愧
若或不從則難道伯無所顧藉論題相續必以穀貴
邑移定內閣如此他司亦然京司如此則營邑尤可
知逐利忘義滔滔成風反以士大夫學吏胥之為民
何以支吾國何以奠安也鑄字伍米之設置之初均
排各邑一依詳定例作錢而今忽出新規此由一
二閣臣未徑事者為吏胥所惑愚之致雖不足深責

而顧其弊則至於貽害齊民此豈細故也哉臣以宵
遑舊踪屢近清光便知其非出聖意而或恐眩惑衆
聽屢度防塞者此也尾論壯勇營穀獎道內諸弊凡
萬餘言批荻一言曰無是穀則無是耻依卿所請特
為革罷○內閣待教沈象奎疏略海伯李義駿之疏
出矣其所汙蟻殆無餘地臣等苟能隨處砥礪此言
何為而至哉蓋鑄字何米之名始自壬辰年故提學
徐命膺畫得閩西穀屬之芸館而撥屬海西在於辛
丑自芸館而移付內閣在於壬寅道臣之認以設閣
後鋤置未及溯考而然矣其曰作錢從市直之為厲

民以欲準詳定其言誠好矣而牒報所到作錢之數
則或有稍剩於詳定者或有顯縮於詳定者此豈為
常憲而有所低昂耶牒報又曰持難不在於從市直
又曰穀貴邑分數加定然則屢度防塞云者亦何所
據至於逐利忘義之說蓋欲誣人未免還坐云云例
批○內閣提學鄭民始疏略海伯李義駿之疏回至
徽之事致此無恨之辱其事實待教沈象奎之疏略
陳之矣臣於該道事有未可曉者十包米區處有甚
關係當初徃復之時直曰不可斷然不從則都無事
矣依違羈縻若從若否私書轉為公牒公牒轉為章

贖者作大事張皇其說惟意凌轢極口詬辱其意何
居乎抑臣尤有所駭惋者此事極微細至瑣屑雖閣
僚亦不足與聞而為道臣者敢以妄率之言登諸章
奏真箇有駭惑衆聽之慮於莫重莫嚴之地寧不寒
心內閣壯營近為言者之資斧而只緣臣等之不忠
無狀間有不免貽累之婦云云批善乎諸葛之言曰
凡有忠慮於國者勤攻吾之闕失成功可翹足而待
藉未見諒於人一付之勤攻是謂休休有容○以
御定大學衍義類編令光牧徐澄修聚道也知名之
士使之校正○傳曰閩西素稱尚武之鄉而我東文

明之啓實肇茲土蓋晉三古之世執壤於塗山比河
於涘水地留九井之制俗傳八条之教傳而云君子
國子即今之闕西是耳嘗記長陵盛際有金台佐者
為御先生教授學徒故司業鮮于快出于其門而膺
茲格之列自此西土之士能知性理之說而願今二
百年間寥寥不復聞焉豈士不如古而然也特朝廷
局於注格而不之用耳莫曰山分東西各有其程邑
雖十室亦出忠信環箕封千餘里豈無如故儒臣之
研經志道者欲依闕東諸路賓興之例以試其士今道
伯採訪其嫻於經者列名以聞○傳曰虫損嘉禾

梓樹安得不捕而除之攷之經史周官庶民剪氏之職為是而設耳螟螣蟲賊秉畀炎火祝于田祖之神掘坎焚瘞始于唐時姚崇歷代因之遂為成憲近者園寢素梓有虫損之害使植木十邑守令率官隸捕除之官隸亦民也念其烈陽使役殆忘寢食乃引歐陽脩詩官錢二十買一斗頃刻露積如京坻之句特翔買虫之式幸得事半而功倍是虫也雖萬蜂蚕之功較甚蛟蟲之毒而即其蠢動之生物也除之之際亦應有方便之方宜今日生之德並行於其間物有巨細之異驅而放菹勝於烈而焚之嘗聞虫入海化

為魚蝦伏波之治武陵明驗尚傳此浚拾投鷗浦海口浦之距植木不遠地買虫省人力投海还故事駟江陵樹亦云虫損一依華城新定式為之事分付○五月前執義李曾春前應教鄭東觀元子宮僚屬官加差○戶判金華鎮疏請錢契鑄以一當五以一當十之制行之令廟堂各陳所見○命自今以仇為姓人並改以具姓○以代播事下華城別諭○鴻山人李漢福金履源申光周等請放逆祠以塞早灾大臣聯劄請誅祠以絕亂本命焚其劄漢福等並投白翎○傳曰故牧使洪守榮以其家繼曾之宗今也不淑

而其子稚幼未堪主祀言念外氏宗事未暇為逝者
悲也葬前固可廢祭而葬後則主祀之人不可以闕
如若稽伊川之捨程昂而主太中之祀有不可援引
然李繼之家宗幼故繼善代行朱子許之以攝主但
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云者即不易之正論且子幼
則以所抱之人為之拜者於禮有之蓋抱之者攝而
行之非抱者自行也比之荀連之卒以荀輯奉荀晶
之祀豈有間焉乎故曾家親親文家尊尊此高禮姬
典之所以不相沿處而因其宗子年幼學其尊屬之
攝祀正程子所謂旁枝為直翰朱子所謂傳重非正體而春秋傳桓

幼而

隱攝雖公私之異例亦古今之通誼則此主祀宜定
攝祀之人而若有逝者之弟之子則無容更議既無
之矣然則奉朝賀子姓中仲子之子當攝也見方居
憂而未稅服或曰奉朝賀子姓叔季猶在以此為歸
云而於逝者之子為從祖父矣以從祖而攝從孫古
無其例難以躬行徐邈之言曰見有諸孫使一孫攝
主昉於逋典且朱子即朱惟甫茅三子振之孫也尚
主其墓祭大抵長子之孫幼而無仲子之所出則取
其弟三子之孫攝而行之於此足可按也宗子年幼
而名則主之者嚴萬世之宗統也支孫攝行而長則

還之者權一時之制義也君命為宗之文昭載於儀禮註疏予於是乎豈可無一言乎典簿洪就榮依朱文公家故事入虔奉朝賀本第攝奉其祀以待長孫之長成此意令知寧敷知悉○次對上曰丙申以後二十餘年君臣上下之平日所講究者即此箇義理明卜審察固守篤信凡今在廷之臣當但率教之不暇而俗習淪大半改頭換面以莫重之義理把作簸箕之資雖以今日事言之若曰洪守策既非文官且異無故之人不必過施恩禮云則猶或可也生生前既已祿仕死後豈可不賻乎伊日戶判李書九奏聽

聽逆教至及攝祀之事而無他言矣逆後退旋即請對俄頃之間忽若兩截其翌日又忽有執義趙德潤之疏其中數字乃是不敢道之嫌文也豈有如許人事渠父重臣行狀洪樂任亦嘗著之行狀請撰於昨日彈文忽作於今朝翻身幻影倏忽周測趙德潤自政注未勿舉論事分付○皇壇行禮承旨沈晉賢言辛巳闕丙七義士之立節也南館被禍者十一人灣上被禍者十五人合二十六人而亡未褒贈者只是六人其餘二十人中白大豪黃俊晟崔峇張趙韓仕雄白仁元黃大中則雜出於公私文蹟此外諸人今

無可徵七義士皆已配侑於顯忠祠今若別設一壇
豎木牌書白大豪等二十人一體祭之為宜云云傳
曰皇朝崇禎丙子以後山川包羞草木帶腥而尚今
為志士之所扼腕而裂眦者辛巳之崔孝一車禮亮
事也丁未之林寅觀陳得事也當崔孝一之市舟浮
海也關西許多壯士被酒悲歌相送於港口而謀洩
爭死無一得脫其勇也扛鼎其術也舞劍其忠義也
薄雲耀日畢竟事不成而死者命也同時被害已蒙
旋寢之外又有二十人而名姓之傳僅七人耳猿鶴
嘔吟尚有煩冤茫然風沙水落石出每西望歎歎未

嘗不樹辭於悒有宋威愍公鄭驥葬以衣冠而建祠
而以祀之唐衛士于擊金虜以死而名字不傳朱子
猶表章之崔車諸人之祠既倣威愍故事以其名姓
之不傳詎少衛士之忠節乎木牌紙榜廣招享之府
內既有顯忠祠以其牌面藏於本祠春秋祭日並
享于壇令道臣題其牌面曰皇明義士白大豪等二
十人祭品用剛鬣斗酒至若林寅觀等九十五人之
事固出於迫不得已之事而故副學李端相之詩故
洗馬尹以健之疏可以有辭而千秋近百人之一時
並戮慘傷錯愕何嗟及矣其來泊錐在耽羅其回程

必由漕上于今一百三十餘年之間尚未有疏究之
舉一體造牌同祭題曰皇明遺民林寅觀等九十五
人可也○黃監李義駿疏略待教沈象奎提學鄭民
始連進對章務在角勝旨意危怖噫臣區區願忠之
志反為激怒於近臣蓋此事端先起於內閣論題遂
及於臣營乃以作錢事違稟行閱之說作為橋柄縱
以必欲自營作錢詰責於臣又以從市直云者即指
詳定外為刺之多寡復以違稟另飭之後其所舉行
顯且越下申責於臣使援定於市直最優邑所謂自
營作錢云者隱然謂臣若自為染指而此不過抑勒

之說固不滿一哂所可恨堂堂內閣之地爭其所刺
之多寡欲加割穀貴之邑已令人代羞乃以此等事
輒稱違稟令見者惶惑莫之敢言此臣所以以及於疏
中而不為直說只以不識事體為原情之論今重臣
疏反以是為臣大罪以為此事極微細雖閣僚固不
足與聞而適因道汭之親熟為閣吏偶及之云誠如
其言則敢以閣僚之不足與聞者憑藉於莫重之地
又以適因偶及等語極意漫漶有若只以書札往復
者然縱其論題不出於重臣之手呼之者有人書之
者亦有人身為官長必無不知之理獨不念告君以

直之道乎臣竊惜之况又臣責以不為內閣地云又不念忌器者尤為妄發夫內閣之親密雖非他司比而官師相糾無擇於內外苟有所失執藝之地不憚糾正自古而然設有未徑事閣臣為此無知妄作之舉以重臣處也固當呵禁之不暇而乃反推助又復藉重果若此言則凡干近臣雖有大於此之所失從今以後將莫敢誰何耶日後無窮之弊未必非此言啓之也是豈我聖上設置內閣之本意也我又以內閣將營為近日言者之資各隱然婦人於罔測之科讀至此句不覺四體之投地云云○傳曰中州之難

多士浮海而東者蓋自管幼安始而唐之南敏宋之鄭臣保諸人即其亞也及至皇朝啓禎之間山行水浮踵相接焉錢塘黃切其較著者去國憂憤遑遑發之吟咏而尚操南音况與林陳問答之時咽咽如慶卿歌而漸離筑髮森森衝冠其人之豪俊魁颯又可知耳若使其人奉皇詔而來於晏燕無事之日東之士女將奔走於車塵馬跡之間瞻望其皇華四牡之儀而又若子弟隨至則仰之以貴遊推之以上座而飄零百年之後習俗之賤之愈甚玉佩文章尚矣無聞名徧行伍蕭條散落負薪不暇真所謂淮橘為枳

寧不惻然黃公功奉北玄孫淮陽幼學聖才先付御
營廳勸武○八月正言申若樞疏略白岳三角神京
之巨鎮天府之洪基也漢水方城作金湯之固環海
封壇無鳴吠之警者莫非岳靈之佑我大邦至若封
山祭天古昔帝王之盛節美制伏願聖明翠華一巡
親封圭幣則鑿路天驛山川動色羽旄仙仗草木被
榮名山顯位靈必祚國中州之於我國南北講和百
年無虞又自乾隆以來朝聘之間前後禮遇大小除
弊特異於執壤之列宗社幸甚昔清太祖自東班師
梯渡鴨水曰朝鮮原本改下之國若非巨寇濶袖皆天

下之精兵後世南陽之日必以大乳房之婦大北門
之馬無數搶掠十年教訓長城大河何難再圖以白
頭為界寧古在後方今清皇之運已至二百年而天
厭穢德可使信臣精卒備守要害云云政院啓正言
申若樞疏到院而名山親封及頒彼語極率悖所當
退却而為一經睿覽故捧入云云傳曰全篇妄設貽
羞極矣為先刊去言責之任○副校理沈奎魯疏略
近來守令不擇安東府使柳師模平壤庶尹尹厚東
其尤者也安東鄒魯之鄉而大夫之都倉也為是任
謂之外副學今此師模質歷既淺望實俱乏厚東儼

伺憤劣通朝所知規避薄縣臆邑則冒赴宜並遠改
依施○大護軍徐有防逝車傳曰多年近密知之既
熟且其篤於孔懷有足感人自東而返也指有乃兄
許其乞骸今焉已矣殊甚嗟惜內閣致祭當於成服
日為之問于主家舉行○領敦寧金履素逝車傳曰
確乎其守頽如其人朝廷之所眷待而倚毗之者果
何如也年前一着尤所敬歎况故家喬木之凋零無
以為懷吊祭禮葬等節照例舉行大臣喪宜即賜諡
不踰鞠期斯速撰狀○獻納任長源疏略臣五年在
鄉春初乘駟而赴召凡所觸目於行路者閭里稀疎

七七八徒行旅淒涼千鷄百結摠非雍和之象半是
衰世蕭索之氣我心惻惻我馬靡靡如有隱憂及到
華城恍然天下之壯觀山川照耀草木馨香樓臺之
威城郭之雄若非鬼設似是天造力不煩民財不損
下宏規遠模迥出千古皆自我聖上仁衷孝思中做
得來者不但曰不以天下儉其事親而已大哉聖人
之孝也臣於是日朝入本城午出長安門三步回頭
五步停轡委蛇不能行夜宿遲遲臺下忽瞿瞿然自
語于心曰此甚盛矣無乃過乎舜葵蒼梧而衆為之
耘而農不易卦禹葬會稽而民為之耕而市不易肆今

此華城之葬葬之者聖人葬者亦聖青山寂寞白雲
舒閒珠樹琪花鬼擁神護而已惟此二十里外宏其
制壯其度抑何補於致隆之情文乎此地既非寧王
遺志之所在則未可比擬於成周之洛邑又非太上
思土之所寓則不宜援引於漢高之新豐當此民窮
財匱之時為此經年動國之舉者夫豈可已而不已
者乎伏想聖上孝思盤穹徹地參前倚衡只見其事
而未見其定也百世之下必有仁人君子知我聖之
心而悲其事者矣惟我先世子邱下遽學宏謨盛德
至善克誕聖躬後祿無疆民之仰之如天如地夫天

地之德至廣至大如欲充類而盡報之則雖盡天下
之物極天下之數無可以補其感答其恩故天地之
禮以小為貴不壇而地不璧而陶不以太牢而牲特
以象夫至愛之無容至敬之無文以此義推之則今
此武廓之張大無或過於禮乎臣於城役之後今始
來睹既有所懷不敢不言云云批備設時政俗弊其
疏萬言甬能不污翫駁鶻突之俗習者鄉居之效也
可嘉可嘉○傳曰凡屬於難言之言言之是為難言
古牒之難言未必為難言能言目下所不敢言者雖
小為難今日納言之疏無論不意之識與不識開口

語到城役一事欲勸不諱之風當從此等處許可獻
納任長源陞拜司諫○九月掌令鄭晟成疏略任長
源之疏全無宗主胡亂大叫夫密通象設拱護有所
勅置闕防金湯永鞏此實聖人微意而乃於停役三
年之後追提不敢言之事肆然歸之於張皇過禮之
科其鋪張頌羨處極其眩恍或抑或揚似嘲似諂直
截之論固如是乎渠之來京去鄉何閑朝廷而歷叙
在途時路程記一通敢徹章奏亦甚無嚴珠丘之歲
月寢邀羨塙之聖慕深篤不識聖意之所在反疑致
隆之太過其為痛惋合置重律且先屏高云云批鳳

鳥不至鳥外猶惜以言為名則務在顧護目下可言
何恨而今以僚臺無隱之說張皇論斥未知為可爾
則推考○傳曰以文任之孫見漏於瀛遊得無遺珠
之歎乎觀於抄啓講製合置顧問之列副司果具得
魯副校理揀授○傳曰向引嶺儒言謚高麗忠臣皇
明禮部尚書金澍而際聞其兄名濟誦白巖以平海
知郡題詩壁間浮海而去不知所終而變其名曰齊
海蓋欲思齊於魯連之蹈海云爾東俗蚩蚩自箕師
以浚得聞彞倫之敘及至鄭文忠諸賢乃能倡明之
皆以隱為跡跡補九隱即圃牧陶冶是已於此七十

有二人同八山谷而名曰杜門又若典書尹璜之自
雖以後松掌令徐甄之起感於望京前後磊落相望
至今輝人耳目惟白岩以忠貞為節義夔成無愧於
孤竹君之二子而尚湮沒不補海上之估師漁夫指
點其遺墟往往有流涕者惜乎其八閭之晚也今弘
文館議易名之典似此之人宜乎酌東海之水採西
山之薇以拓其有往無返之魂宣謚日致祭海上以
寓朝家曠感之恩故典書尹璜不待狀同為謚議○
謚望高麗平海知郎事金濟忠介高麗典書尹璜忠簡領
敦寧金履素翼憲○駕幸訓鍊院召見祠大臣率百

官庭請批聖人人倫之至予所願則學聖人也周公
不疑管叔虞帝常見有庫若謂姬舜非聖則已否則
烏得無是舉乎始於挹清之樓而至于再又為於南
水營者一為於北營者一於太倉於畿營於敦府之
前路於鍊戎之郊館於金陵之行館於今是院而一
為再為幾於十餘者誠以予鬱陶結轡之私情不可
以不伸而慈旨屢宣順志為大故遠于將之則郊遂之
外也稍欲近之則城闔之內也汀花渚柳之托意馳
馬試劍之寓令霜雪之夜風雨之晨經營揣摩積費
神精而才經一番開撓輒致一番委呻未衰而髮白

未老而齒落予近作何狀也千載之下想亦有知我
而恕我者矣予豈不出之津坊置之京第俾朝夕陽
源而非曰徐徐有待也沁帆一動風波隨惹轉轉至
於至難處收拾不得之境將無以保我朝臣則無寧
自取於尺布斗粟之譏而惟以一見命為年課使彼
聒聒眼稍貫而耳稍熟吾心到此安乎不安乎苦乎
不苦乎今年則自夏徂秋一直憫旱疏決庶獄日不
暇給滾到今日而今日幸相見矣趨鑰招來亦復欲
還送願此孤露之心見其來也充然如有得見其往
也慙焉如有失默訃底迄之道遐圖能全之方鄉等

勿事更煩○設菊製御題以抱蜀不言鴻鵠鏘鏘律
賦試士多士未諳題解本館以此意草記下別諭爾
等上舍生也讀書多聞豈比年淺四學生而古往今
來豈有抱白於御題之舉乎多士之魯莽即予之耻
嘗聞蜀祠器也言人君敬守祠器以禮率臣則雖靜
拱不言廟堂之政自無不修於是乎其德教之行而
著應於外者鴻鵠鏘鏘而民咏歌歎羨之有曰抱蜀
不言廟即修鴻鵠鏘鏘維民歌之此出於管子予每
三復是言適因菊製聽鴈起想信筆書下早知爾等
如彼固陋則易知不難解之題何靳而不揭以致不

緊酬應於昨日勞心之餘乎甚可歎也○到記御題
箋揭以本朝太學生請有子若陞配聖殿教曰孔門
十哲乃是從於陳蔡者故有子不得列於四科而若
論其道德豈下於十哲乎其曰似聖人者蓋其言行
實有彷彿於夫子之謂也若以類而言則當曰似
孔子豈曰似聖人云乎孝悌為仁之本一語是發踐
聖未發踐履造詣可以知矣宋世顏曾陞配也象山
一派以其語反加訾毀竟以子張陞配有子尚在廡
享此非闕典乎此等義理不可不使諸生知之矣○
命侍從守令各陳民弊疏○領府事洪樂性出住江

亭賜御製詩曰人瑞編中最上頭好將洪福贊皇疇
蒼顏白髮遲遲日丹木黃花艷艷秋平地神仙添海
屋晚天絲管閣江樓更看八十城西老車馬應從綠
野遊仍別諭卿國之元老也福如郭令公壽如文潞
公園林鐘鼓願養有年神采滋潤步履康秋高
日佳携諸子童孫便與作江亭之遊真稀有之盛事
也遂令史官詢問起居兼付一詩仍要蔡判府賡之
○十月前承旨李益運奉命嶺南還奏言故忠臣吉
再先朝賜謚忠節而再之爰揮斯文之功重於節義
請改謚故校理鄭鵬以己卯名賢獨無羨謚請賜謚

宗貞處士蔡得沂丙子後廢舉因往護質宮受知孝
廟宜有褒贈前朝判奉常寺事安俊節義與吉再無
異常未節惠云令該曹稟慶○十一月辰拜景慕宮右
議政沈煖之啓故承旨任瑋以官官出宰湖邑某年
自五月二十四日痛哭不食滅性於旬日之內宜贈
崇秩施以節惠允之又啓故儒生韓鉤丹忱勁節尚
為國人之所憐故相尹蕃東曾有所建白宜施褒贈
因錄其子上曰先朝辛卯下教以為此事不可更煩
在今日群下之道雖或有此等議論須諸文蹟則有
所不敢矣○承旨李肇源入侍上曰重臣肅拜欲為

乞見而未果矣肇源曰臣父有情勢恐難登進矣上
曰何事耶肇源曰故相金履素謚狀事也丙午冬請
對時故相以兵判請大臣詰問大臣不知為何事以
為因兵判之言往先詰問有欠事體往復相持未乃
知其為急廢而遂詰問求對事實不過如此而故相
家家狀中此一段不善措辭事實相左其時大臣則
全致仁而於臣父為姨兄也臣父換金履素謚狀也
只按本狀而為之追聞致仁家以為關係莫重事實
差爽方欲鳴冤云奏御文字體顏至重事係至親私
義難安故也上曰然則鑿改為宜啓下文字不可私

改而今有違教其家鳴寃重臣疏引俱無所據也○
金叢淳宋稚圭僚屬官加差○勸農政練農書綸音
云云明年己未我先王親耕藉田之年也明日丑月
也未刻之正節候交至牛祈年此政其時咨商京外
大小臣庶咸須聽悉如有已見可以有裨於三農者
或以章疏或以簿冊京而呈于廟堂外而納于監司
毋拘於古方山汾饒齊各陳其當人謀允臧克享于
天以副我寧考康功田功之盛德以助予肯播肯穫
之至誠起我農政練我農書不翅如農夫之望秋云
云○右相浚燧之劄言臣於日前以成德雨事略陳

所見而降特宥之命臣竊謂昔之臨門處分所以闡
義理之微明忠逆之卞回半夜之雷聲噴千門之醉
夢而德雨特一迷暗者謂臣以作長僚於銓席其事
未發之時貽書明其本心之不然故乃以無隱之義
居然仰陳及臺啓出而辭嚴義峻臣始瞿然自訟云
云批以卿而有此言其無適莫空蕩蕩中出來公論
亦必服其心至於臺章臺疏何必自啓卿劄中昔者
巖處可謂半夜雷聲今日肆赦無損大義云者略已
盡矣○傳曰今日召見此家人骨相如許豈不貴哉
權載大用林性運之例特付司果差送守令○壯勇

衛徐春輔登科遣承旨致祭文清公故諭善朴聖源
家亦為致祭○試上舍儒生以歲儉不得宣饌仰遵
孝廟朝故事賜銀椀予所常御者也亟心錫我有嘉
賓四字蓋以鹿鳴燕賓之禮待多士也仍命歲于太
學國子長銘其背用之旅酬賓酌之禮於是兩舍生
奉箋謝又命內閣諸臣批啓文臣及應制諸生各賦
歌詩以咏其事付鑄字所印之名其卷曰太學銀盃
詩集大提學洪良浩序之大司成李晚秀跋之諸生
之作亦序齒而編之宣付史館○領府事洪樂性逝
單傳曰生於綺紉之家長於軒冕之塗老於鍾鼎之

府策名立朝五十有五年有百福之宗全無一事之
欠缺閱歷世故超然為元祐之賢大夫而平生所藉
手即謹畏二字處享愈謙居罷若憂漢之石奮唐之
汾陽莫如侍今焉已矣凡百舉行當按例而東園秘
器之賜與即勲戚家珠典長生殿退件柩材一部賜
給當日遣承旨致吊第三日遣史官恤孤第四日遣
正卿致祭仍令弘文館赴襄前議謚○鄭日煥與尹
得亨書略近日聞執樸尹相國行狀而乃曰先朝戚
里用事幾危宗國公自初嚴斥又有一戚里自附義
理攻斥戚里則公以為田實之爭並加嚴斥以是超

然自立於色目之外云徑聞來惘然自失朱子有言
孟子與楊墨有甚怨惡而所以闢之如不共戴天之
讐至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徒也如逐賊身自不與
距這便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共惡者若說道賊當
距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可距也可恕也
這是賊邊人今所謂幾危宗國故嚴斥云而無嚴斥
之事有一攻斥而目以田實之爭而又嚴斥之謂之
超然真自不與距反斥人之與距誠異乎朱子之法
矣彼為宗社之賊此為宗社為貳君而攻之而彼亦
斥此亦斥為彼地乎為宗社乎天下豈有兩項義理

春秋云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今捨此義理
惡人攻逆未知出於何經何事耶其所謂自立於色
目之外者豈非好題目而誠以是非之心得於天而
四性之一也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東漢君子
刀鉅而廢錮之不渝其是非之心朱子嘗論荀淑之
道甚盛而至其爽或之附賊則曰當時父兄師友之
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見之不覺其非
真以為是耶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又於孟子
好辯章註引尹氏學者於是且之本毫釐有差害流
於住民而禍及於後世之說以明之當慶元偽學之

禁身被逆魁之目而壁立萬仞不少避焉至於我朝
東西之分雖是俱是士類窺覘利竇以青陽為機穿
以驅一隊士類而牛溪松江不憚為西人領袖粟谷
雖欲打破而卒乃不免於西人之目庚申勘罪光城
也清城出死力扶宗社而一隊少年締結尼其陰為
後日之計以為先南為嚆矢以攻戚畹尤翁以為既
享其功反攻其身有害心術身扶而觸角之以至慘
禍此固先賢是非之心光明正大不屑乎超然色目
之外也苟非朴和叔之審利害禍福之機工於便宜
觀望之占暗圖卞莊子之術者孰肯自立於大是非

色目之外者乎方鳳漢擅弄威福也宮闈語秘如是
如是之說孰得以聞之孰得以言之慙如汲黯直如
朱雲亦不敢發諸口而使汝範惡地處之同隱忍不
發以為身家之計雖至今忠臣烈士切齒腐心亦無
奈何惟是忠憤所激不計利害禍福以尺疏剖擊聲
討天理賴是而明人心由是而正焉丙申身台鄭復煖字
身疏出而凶肚逆腸終露宣著於是乎人得而討之
其樹立於國家立幟於士論炳然偉如何曾有一毫
私意而執事乃曰自附義理譏之以田實以萬不近
似之目加於撐天貫日之忠以大慙極惡之罪者作

竊鉤之盜糶糊是非一例並斥得不為尤翁朱子之
罪人乎其時蓋有為彼右袒者不敢以鳳漢非逆亦
不敢以汝範為搆虛乃以二家斥之其宗扶彼而抑
此也日煖侄與尹相只有一面之雅而聞其處身欲
不貳不惠言論頗似其婦翁黜愚嘗病之及見戊
申及乙卯之疏愚不覺爽然起敬以為前聞者誤矣
又其秉勺首陳明義錄之義理又請韓斯之翰仲雪
蔚然為士類宰相雖平日有些不滿處一切濶略此
政君子樂道人之善之意也執事乃撮其言行而以
並加排斥於西戚里補道之惜乎執事之見扼於宿

聞不覺自歸於糶糊齟突之態又將陷人於半陰半
陽之界尹相晚年大樹立因此而有便不先鮮之歎
此何見也此何意也誠不勝咄咄云云○大成李始
源疏略近因儒生韓應謙應試文字有數三儒輩扶
摘句語抑勒搆捏謂之誣悖大賢其意本不在於韓
也投書罵辱侵逼臣身又為發通於太學作為輪行
之文通行一世莫非無似猥叨之致云云命成均館
查實草記儒生李源昌等遵周官移左移右之法考
其所隸學三人或移授分屬李紀城等亦遵移郊移
遂之法移于漣川臨章書院並令書夜誦習朱子書

可也

已未

二十三年正月奉朝賀金鍾秀逝身傳曰金奉朝賀
又逝矣所謂伊人惻傷何極記昔三十年前宮筵一
語遂契曠千之遭逢慨然自許仗遇卷之殊眷記當
時之宿望掌二銓管五營爰登黃閣仍歸綠野雖中
間風霜之剝喪夷險一節輿人為之謳誦居家而孝
處官而廉環顧廷中受知最先今不可以復見矣致
弔恤孤當自內閣舉行今本家即速撰狀送弘文館
議謚○時輪疾大熾京外死亡甚多傳曰近禡故事雖

非厲氣凡屬於無名之疾輒皆別設厲祭設壇於郊
塲慰祭祀瑤肪於成周醜磔遺制載之周禮至于我
朝亦嘗行之問于大臣僉議亦同京中北郊遣京兆
堂上別設厲祭東西南三郊遣徑帷之臣行慰祭西
則厲祭慰安並設而其外諸道皆舉醜辜之禮祭文
令文衛拱進○判府事蔡濟恭逝卓傳曰夏民一念
乙夜明發際聞長逝之報予於此大臣宗有人所不
知而已所獨知之奧契此大臣間起人物也其稟賦
也傑然有氣力遇事直前不懼不撓發之為詩悲壯
慷慨有燕趙之遺風妙歲策名受知寧考縮金穀

而掌立甲潤色乎雲漢之章竭誠乎苗藥之地每一
奏對天笑為新其鬚猶未及星矣及予嗣服市席交
騰櫪驥靡挫拔之俎刀之中躋之鍾鼎之上由也閣
入耆社壽至八耋擬賜鳩杖其位高而職親眷厚而
寵盛使一世之人闕口而奪氣所謂如彼其專古所
罕有今焉已矣凡百舉行自可按例而承旨致吊閣
屬恤孤亦為舉行葵前議謚事分付○校理沈奎魯
疏論湖西前道臣韓用和祈雨祭時醉到齋所以守
令替行獻官宜施譴削令廟查勘削職○乾隆以初
三日薨逝之訃書至○二月禮議李翊模疏略北使

傳訃書本曹節自昨已啓下宣勅浚第四日有上下
易服之節宗親文武百官四品以上布裘帽有纓而
無角布團領不緝邊帶生麻名之曰斬衰蓋舊例也
嗚呼百餘年來冠屨倒置天下之變極矣難以我朝
畏天之智皮弊珠玉歲走於燕薊而忍痛含寃之心
未嘗一日不存則事勢之所不可免者姑且隱忍而
行之若乃禮之所不當施義之所不當然者又曷為
而為之哉夫禮莫嚴於別嫌義莫大於正名斬衰者
臣為君之服也故曰大夫君諸侯諸侯君天子各為
君斬衰諸侯之大夫不為天子服斬禮無二斬故也

雖在內中國尊京師之時尚不敢為之况於今日乎
然則處今日之變者其將如之何而可也應之曰無
服而已凡服制之設緣恩義也視恩之戚疎與義之
輕重而為之等差是聖人意也彼於我何恩何義而
為之服也丙丁之事南漢在彼君讐莫報國耻未雪
朝廷則有平城之遺憂大夫則有會稽之深耻縱不
能閉關絕約明大義於天下奈何服非禮之服行非
禮之禮晉一國駸駸然陷夷賊之域也夫非其恩也
非其義也而使之服鹿被斬則三尺童子猶且輓然
怒也以堂堂千乘之國而不知耻此臣竊耻之今議

者動引壬寅乙卯之事而壬寅乙卯猶有可諉者曰
近且逼也當時事勢新經禍亂瘡痍甫蘇義理得失
未暇顧恤輒引舊例作此非禮之服有識之論至今
痛恨今去乙卯六十餘年矣天道六十年一周此亂
極思治之日也修外攘之時忠志效力之秋豈容畏
約之無窮膠守死法而不知變也傳曰恭而無禮則
蕙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臣而嘗恠外國使臣皆乘
車入燕城狎舍車而乘馬彼俗賤者亦乘車其尊卑
貴賤初無擇於車馬而奉使者顧自貶如此此非恭
而蕙者乎雖以服制言之天下之國未聞有持服者

而我國甚至於服斬此非其恭近於耻辱者乎噫亦見其禮義之弊也伏惟聖明有高世主之心當大有為之會所講明者即一部陽秋將以是明天理正人心淑斯世幸斯道群下之所仰望於殿下者以孝廟未卒之志事先正首達之大策斬勉而贊祝之凡於義理之精微禮說之常變亦必深造闡奧洞觀源委而今此節目之循例啓下仍以典之於因舊之說存而勿論於可否之間此蓋出於朱子所云八箇字隱痛之至意嗚呼豈可與俗人道哉第不知者習以為常恬不為耻則是士大夫之風聲習氣視乙卯壬寅

又不知落下幾層今日之滿廷簪紳生長為飽羞之小人死將為得罪萬世之鬼言之及此直欲痛哭流涕而不知止也伏願聖明察先儒之定論念君臣之大防特明不貳斬之而義革去大紕繆之禮益嚴春秋之卞克修尊攘之實則將永有辭於天下後世矣彼如以無服之故有所噴言臣有三寸之舌痛與明卞不濟則請以一死繼之云云批予有先言於二十一日筵中形拘勢掣之外儀節之騰給載於騰錄此所以古之名碩有志未能容議者乎○禮容金履翼疏批其弊也甚大不係於緝與不緝雖於淡色蹄之

曰云然則是亦云然之禮也應教朴吉源校理閔命
焯修撰全義溥執義柳畊疏論服制並例批○謹望
領府事洪樂性孝女奉朝賀金鍾秀文忠判府事蔡
濟恭文肅贈領相閔鎮周貞簡左贊尹鳳五肅簡工
判柳辰同貞敏工判申應顯忠憲○校理沈奎魯疏
略莫嚴者謚法莫重者公議一言或歧不可謂公
一字或爽不可為法故判府事蔡濟恭平生所秉執
一義理而已嚴懲討則烈如霜雪盡臣道則炳如日
月丹忠血誠可質神明殿下既許以忠肝義膽輿論
咸謂之事君盡節國史書之野乘記之一則曰忠二

則曰忠十歲在前百歲在後臣焉敢誣也主謚之人
不顧謚法不循公議把持一忠字低昂於冷煖之際
予奪於愛惡之間議謚不公莫此為甚臣始也爭執
終至罷坐視臣如無物令八啓特命更議云云批不
有僚負之執難徑先八啓亦非矣然指的某字使之
改之於既議之後未聞其例矣○傳曰副元帥襄毅
公全景瑞與遼東以浚事蹟有不可泯沒者始傳李
陵之投降終至王倫之不拜黜昧六七年乃獲彰
暴實與李廓羅德憲諸人同而考其辨死之跡以從
容兼抗慨遺世密疏之激切寃鬱使人一讀一涕故

相閔鎮遠接開西也編其遺事行於世矣今當舊甲
又拜北苑鉅鹿之思不覺拊髀長歎今京兆訪問後
孫卜日致祭仍命致祭遼東伯金應河墓○三月幸
慶熙宮經宿迎勅後命鄭妻出置名特為全宥大臣
三司承旨閣臣請對微還不許右相沈煥之免冠固
爭仍出胥命命罷職○展拜景慕宮綸音略昔孔夫
子之垂範立訓為典為謨以貽我後人春秋之義理
是也義者宜也理者公也以天下至公之理行天下
至當之義者莫先於尊君父誅亂賊歷數千古周鼎
漢絲卓然有不拔之勢者夫子之功也然其所謂數

十之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精義入神泛應曲當非
一槩論有切者抑之有罪者縱之跡未著而誅其心
而奪之志未就而怒其情而與之在中國而或退之
在夷狄而或進之故曰學春秋者必默識心通而後
能造其微也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
以論治誅亂賊蓋所以尊君父也而懿親之全或有
重於亂賊之誅者彼一時此一時互輕互重嗚呼予
小子含恤茹痛無樂乎南面鍾鼓焉淒耳衮冕焉泣
目髮又星星焉耳春露方濡來展寢宮予將有垂涕
而言之者予既居此位矣凡係某年義理敢不嚴以

守之講以明之亦不敢以一己之私有所容假者誠以昔年如心為心歸羨於昔年闡微於昔年如壬子齋居綸音即其一也况於鄭妻事肅肅臨止涉降臨止已有祇告於昭孔通之前心非木石當作何懷夫明義錄一部闡某年之義理也彼鄭妻雖昔年之同氣苟有關於可己而不可己者何必傍引而曲援有所措說於不當說之地哉在丙申之初載則不得不如彼以明我先王之聖德以彰我慈殿之陰功而及至今日又不可不如是者一則體昔年之心也二則體昔年之心也嗚呼昔年因心之愛卓越百王有未

忍詳道者且於丙子年間講通鑑於德成閣至孝文紀淮南王事縷縷剖析之旨任筵之臣有泣下沾襟者今鄭妻不死而既老且病與死等耳以昔所以處鄭妻之至情默究而愛溯之在初載雖任他公議在今日則必當有是舉是之不足而又當源源如平昔若不承奉於今日敢云紹述於昔年大抵誅亂賊之義人君之所未聞夫夫也皆能言之特於全懿親三字便成忌諱志士緘口今欲用大舜處象之義體昔年篤友之心以鄭妻之所坐有今日之命釋者以其歸羨於昔年也闡微於昔年也此所以為明義之大

頭腦而我國家億萬斯年之福其將自今伊始也然
體親心一己之私也立大防萬世之公也予豈或以
私以害公予既遵孝廟處世龍妻故事自魯而畿自
畿而郊自郊而京京第之留接亦已有年而並與徒
流紫艾周則到今命釋與不命釋無異於皮不存之
毛而與其一味偷鍾無若一番出場予自有千商萬
念而於予心始可以收笑而仰惟陟降悅豫在上小
子於今始有歸拜之顏矣在廷羣工孰敢不將順之
不暇此猶爭執聒聒不已則昔年之微羨反有闕而
不章之歎雖由予小子誠信不能有孚於羣工是豈

蒼天地敷錫之意承陟降眷顧之志哉大小咸須聽
悉○刊行濟衆編○四月卜相加卜吏判李時秀落
點時秀相李○傳曰忠臣諸家右副之家即血孫也近
見於出納之地地處之外正合陞用尚在緋玉可謂
久屈承旨朴基正兵叅除授○左諭善徐龍輔右諭
善李晚秀○御製萬川明月主人翁序有太極而後
有陰陽故義絲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
故禹範以五行而晞治觀乎水與月之象而悟契於
太極陰陽五行之理焉月一也水之類萬也以水而
受月前川月也後川亦月也月數與川同川之有萬

月亦如之若其在天之月則固一而已矣夫天地之道貞觀也日月之道貞明也萬物相見南方而聽嚮明而治之予因以有得於馭世之長策革車變為冠裳城府洞如庭衢而左賢右戚遠宦官宮妾而近賢士大夫之世所稱賢士大夫者雖未必人人皆賢其與便嬖僕御之伍幻縲哲而倒南北不可比而同之予之所閱人多矣朝而八暮而出群群逐逐若去若來形與色異目與心殊通者塞者強者柔者癡者愚者狹者淺者勇者恟明者黠者狂者狷者方者貞者疏而達者簡而重者訥於言者巧於給者峭而亢者

遠而外者好名者務察者區分類別千百其種始予推之以吾心信之以吾意指顧於風雲之際陶鎔於爐鞴之中倡以起之振以作之規以正之匡之直之有若盟主珪璋以會諸侯而疲於應酬登降之節者且二十有餘年矣近幸悟契於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而又有貫穿於人其人之術達極備於用鳧鶴遂其生物各付物物來順應於是乎棄短取長揚善庇惡宅其臟而殿其否進其大而容其小尚其志而後其藝執其兩端而用其中焉天開九閣廓如豁如使人人者皆得以仰首而快覩然後洪放密察以待通者

優遊寬假以待強者柔以待強者強以待柔者明亮
以待痴者辯博以待愚者虛曠以待狹者深沉以待
淺者干戚之舞以待勇者甲戈之容以待恟者泐泐
以待明者侃侃以待黯者醉之以酒所以待狂者也
飲之以醇所以待狃者也車輪所以待乎方者也圭
角所以待乎負者孰以達者示我堂奧簡以重者奏
我和鑿詁於言者戒以敏行巧於給者籲以退藏峭
而凡者包之以山藪遠以外者奠之以衽席好名者
勸以務實務實者勸以達識如仲尼之徒三千而扣
之則響春工之化群生而著之則成寸長不讓於人

萬善都歸於我物物太極同拂其性性性存存皆為
我有自太極而推往則分而為萬物自萬物而究來
則還復為一理不以界限不以避遁攬而歸之於雅
量已分之內達之有極會極歸極王道是遵用數錫
厥庶民而肅乂哲謀之應五福備具而康而色予則
受之宣不誠淵乎遠哉夫子著易首揭太極又作春
秋遂明大一統之義九州萬國統於一王千流百派
歸於一海千紅萬壑合於一太極飛者之於空也潛
者之於川也蠢動之自蟻也草木之無知也亦各崇
悴不相陵奪蓋叅贊位育之功為聖人之能事也予

所願則學聖人也譬諸自水之月月固天然而及其
得之水而放之光也龍門之水洪而駛雁蕩之水清
而漪瀟溪之水紺而碧武夷之水汨而滌揚子之水
寒湯泉之水溫河以海鹹涇以渭濁而月之來照來
各隨其形水之流者月與之流水之停者月與之湖
湘者與湖洄者與洄摠其水之大木則月之精也吾
知其水者世之人也照而著之者人之象也月者太
極也太極者吾也是豈非吾人所以喻之以萬川之
明月而寓之以太極之神用者耶以其容光之必照
而倘有窺測乎太極之卷者吾又知其徒勞而無益

不以異於水中之撈月也遂書燕居之所曰萬川明
月主人翁以自號○金祖淳尹光顏為僚屬官○李
秉陽特除判○正言尹涵疏畧三製居首朴謙進薄
有才藝傾邪回譎昨秋應試時胡辭亂言滿紙書呈
罪著不敬及夫士林聲討無處見容則乃反不勝恨
毒上寺祝髮之說傳聞狼藉而今冠儒服儒復入殿
下之庭窵取殿下之科大臣宜即駁拔而尚爾泯默
臣竊慨然朴謙進宜先削科施以屏裔不允○前郡
守宋時淵主簿朴宗羽前牧使俞漢高僚屬官加差
○命先朝侍從之尚今在三品人並加資僉知加設

擬入○更參閔台赫以堂疏自引批西京風流之篤
厚以其禁網之疏濶也必欲窄窄結罟箇數髮苦
索而艱覓則免者能幾家天下事各有分數凡於隄
防微處婉婉處嚴嚴處微全秤玉衡無過不及即予
御世之一副規度幾十年所精點神道牽遠通者在
此範圍酸醜者在此乃於可東可西之際差上差下
之間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載日月之所照極霜露之
所墜俾我血氣之倫各俱一太極則日前處分猶屬
於拔例貞元之朝士無多即潛之舊蹟猶記各進一
秩以示予意則御等之舉行事理當然何指論其某

某始能領會乎且堂疏未嘗劄着於御則御之疏舉
甚非矣逆差○修撰朴吉源疏畧伊日議謚也故相
臣金鍾秀故重臣申應顯兩謚忠字一世公議人莫
敢異議而故相臣蔡濟恭則沈奎魯一人之言輕加
座諸僚無一人更道其忠字豈可沈奎魯一人之言
輕加忠字乎云云批向來館會事予雖舍垢爾必色
羞白晝禁門之外無病而乘婦人輜往來者考之館
中故事未之見焉爾則罷職○大諫申猷朝疏略近
日銓官事竊有所慨惋夫停望拔望顯言政坐明白
停當而向者東壁之以二望擬入也暗自存後潛毀

公格已極駭眼又於今番陞資人書八也就其闕義
理存隄防處粘出名字履難可也而惟恐抄刑不卞
淫渭混同下批當該銓官且施刊削李家燬之父祖
贈職初以地部啓下必有所據而彼李益運以亞銓
乘其獨政肆然以天官無難贈秩益運亦宜謹削所
贈官職勿施李東馨之函疏為世棄人而忽於向者
兵批而有衛將之擬東銓而有邑宰之望兩銓官捧
現告嚴勸云云不允○五月執義沈奎魯疏略故村
臣蔡濟恭樹立之卓秉執之嚴卽三大義理也撐天
巨地塗在耳目義三秉一之辭嬾孺咸誦雖平日操

戈環甲之類莫不俯首珥耳無敢容議若使易名之
典初無忠字則已厥或有之則故相不得當得之字
更有何人以當之耶彼朴吉源以為獨臣而為之忠
然則此箇義理獨臣一人知之乎抑此大臣之義理
不以義理看作乎未知外此三大義理而復有何等
義理然後始可為渠之所謂忠乎云云例批○傳曰
此人之所存聞於兩大臣之曾經道泊邑宰者學行
俱篤鄉里著稱間除一命以其年老而路遠未及試
以百里今以揔管騎駟上來召見於前席其奏對周
旋益知前聞之不爽昔於平壤有司業鮮于決遼州

有右尹趙昌來此人則以若所存朝廷之用止於衛
府樞卿烏在其勤求之本意行大護軍李膺舉特除
京兆尹○吏判金載瓚疏請緬服未除之前乞得恩
由歸守松楸以終三月守制之限批固無不可從政
之義而義起緣情處有時乎無於禮而亦合於禮雖
未必引以為式卿之心誠有可感從違當否當問大
臣而決之後詢許達○次對左相李秉模奏言李家煖
既為邪學之魁至於廢祭滅倫乃祖乃先亦必不安
於受其追榮請追榮之典勿施不許○校理金履載
疏略臣伏見吏判疏從施之教夫緬服之解職於禮

則無無於禮者禮之過者也重臣之陳懇固茲於至
情大臣之請許亦取其緣情之近於禮而若乃殿下
之允之則推不匱之孝思廣錫類之至仁也然自今
在廷之臣在職而有緬服者舉皆欲借重臣之例而
一收其心則朝家於此宜如何處之將一例許免則
是因一人之義起而為通行之常式將一切防塞則
既許於彼而不許於此不得為四達無偏之道也將
因其請者許之不請則已則位非崇班職非通列無
由自陳其情貴者可以得盡其誠卑者無以自伸其
孝非達於庶人之意也所可惜者大僚之陳奏請解

其任勿許其禮為委曲周備之方也伏願更詢大臣
詳究其宜明著其式俾後人得有依據云云批大臣
許解之奏命意與爾疏同一意豈有別為著式之可
言乎仍於寶筵教大臣曰前吏判之疏於禮無據本
不當曲循而惟予御極以來事閔莫重惟恐或涉於
二本之嫌不敢放過於嫌微之際至於已而緬服事
以至切之情行義起之禮而至有數三儒生同異之
論以為當然而承順者固是以為不當然而云云者
亦未可謂非也予之至情如是故推以挈矩之義所
以初不牢拒而又即體諒者也亦豈可因此人人守

墓人人追服乎此後不可以此為例○院啓大諫中獻
凡民之喪匍匐救之人情之固然而江監沈晉賢之
喪出於金化縣十餘日始得殯殮渭原郡守沈興永
喪出於楚山府而距郡百餘里昇尸到郡聞者莫不
恻然請金化縣監金載謙楚山府使宋祥濂並削職
批誠如風傳可謂無狀不測拿問可也府啓持平趙
故東伯洪仁浩身故而殯在咫尺未及啓鞠時監司
尹弼秉木張妓樂遊於公堂交承之間胡忍為此傷
風乖義不近人情請罷職令憲府叢緘取招○左相
李秉模啓請外邑祈雨祭鄉所代行嚴禁且言前錦

伯韓用和年前祈雨祭時填名祝帖使守令替行有
闕朝綱請竄配允之○大諫申獻朝避傳曰諫長所
論邪學與小品姜哥輩事豈不欲樂聞而優容遣辭
噴薄下語顛倒與義絲革心之喻程訓遷善之義大
相反亦可謂不知予苦心甚矣從古賢豪多從德外
外返他名教本分下於此類之任渠畏罪避刑許其
惟新即王者不事夷狄之意何黥面刖足俾阻來蘇
之望而始可曰收予心而順物乎情尤無倫絕可惡難
化不率教者亦未嘗不誅殛情使制義齊刑之一副
衡秤並行不悖然後人皆得以為人今諫長乃於覺

非者追理無累者混疑仍任雖從大臣之請而避辭
尚在黑窰窰中距夢覺關不翅千里此政所望者私
大司諫申獻朝遠其職從自今凡百君子各明厥德
通事遠事一以當然常行之則作我茶飯日用久當
真積雖賞之決不為背正侮聖之徒其責不專在於
朝廷亦有所望於家塾之長老惟今申復之踰豈得
已也哉○傳曰是年是月即我端敬王后復位後封
陵敦匠諸臣復命之時而舟梁寶甲又在是年瞻望
珠丘愴慕深新首在中廟有金淨朴祥之疏肅廟朝
又有申奎之章而或曰時事之抗捏或因廟議之低

回翠華空山沒世咨嗟速我先朝金台南進言而聖
意堅定縉儀載舉猗歟盛哉適當是日之回薄如承
隔晨之警咳際茲方千之靈雨若有陟降之垂臨惟
予伸誠寓感之忱於何可展卜日遣大臣攝行酌獻
之禮於溫陵左議政信度慎公守勤墓遣承旨致祭
奉祀孫問名本陵恭奉擬入至於忠於所事仍成煇
節如皇朝徐輝祖地處者信度公是已國舅之以忠
臣旋問係是初有之舉問于大臣卿宰草記韓記後
○傳曰去年皇壇望拜也起感於林陳航海時事仍
知故副學李端相詩而際見新印晚洲遺藁尊周錄

中有次其韻字者悽惋忼壯令人有痛飲黃龍之想
又其擬檄之辭磊落可觀如荆卿扶劍伍胥橫戈之
句真先正所謂氣湧如山者昔朱子跋張忠確公家
問曰非其膏中有大過人者何以及此朝家於此人
亦云今該曹特贈正卿其父又以篤行純孝聞於世
而尚闕旌里之典亦可謂欠事依義肅公申曼家例
就其里表之曰贈執義洪頤中贈吏判洪錫箕父子
忠孝之文事分付道臣六月章陵恭奉金聖恭疏請
三勲黜去中廟庭享之列批昔我靖陵之世金朴二
文簡共登小丘擬上長秋之封事及琅函之檄也義

義聲動廷中而南國之士懷其節名其立曰學士臺
至今有指點咨嗟者甫以金文簡之孫當翟禴追復
之舊甲極論三勲事予心起感不覺通宵前乎此而
為此論者亦多矣律之以天理人情揆之以國綱臣
分夫孰曰不可而時際中興再安宗社山河帶礪十
世且宥昔先正之不為直請者蓋有微意存焉况庭
享典禮至重今於二百四十餘年之後輕易議到有
非鄭重之義矣○獻納閉命焮疏言前諫長以李家
煨丁若鍾等事避嫌而有象煨按律之請則不有臺
言偃虔城闔已見其放恣無嚴而若鍾弟若鑄恬若

無故揚揚行公於刑議且施刑削批刑議行公設如
甫言筵席語秘何以處義○七月以正言任燠疏傳
曰先朝臨門時受教成憲昭揭記注于今四十四年
之間公車文字不敢提李潛二字矣即見鄉曲一臺
臣疏有冒犯句語在院承旨無一言捧入違差任燠
事當問大臣處之亦為違差○大諫金翰東疏略任
燠疏未知所言之為何事而以傳教觀之其冒犯受
教槩可推知此何大義理闕頭而先朝臨門飭教懇
惻嚴重渠是何人乃敢尋常提入雖是急於構人畢
竟歸於故犯臣謂亟施刑削原疏須下宜矣前校理

朴吉源會坐之時突入擅斷徒濟已私已失議謚之
體伊浚對章乃曰故相之為忠獨沈奎嘗知之噫此
何言也故相臣文肅公蔡濟恭平生秉執撐天巨宇
泯滅它不得環東土舍生之倫孰不知其為忠而惟
吉源輩不知耳此而不知其可曰今日臣子乎見聞
所濡周念義理之重頓軋成習不顧忠逆之分吉源
亟施竄配云云批任燦疏業以違禁還給何以推來
須下乎刊改事依施朴吉源事其疏固有不擇語處
而爾言亦未免阿私况吉源已經處分豈可一事再
勅○修撰趙得永疏略前正言任燦疏遣辭之如何

臣雖未知而無論言之淺深事之輕重新進風稜可
獎不可折設有冒禁之言不過是不知中出來責之
以不審容或無恠勅之以刊削豈不太甚隱路閉塞
莫若近日正論寢晦黨習橫行有識憂歎厥惟久矣
藉使燦有過於此之言在聖朝翕受之德宜錫乞容
矧茲特擊命遠已經勅處職在僚臺敢懷挾雜之心
反售搏擊之計其所擬律太不顧當臣恐清朝敢言
之風從此益沮乞收任燦刊削之命大諫金翰東以
反施刊削以光聖德云云傳曰文象不佳固非一端
而四時焉行由於不言近予體而行令則甚矣逐波

隨漚者迷不知津弩劍非為鼯蠅之具而酬應則有
煩疏宜還給今之時非渠從祖輩當銓行政之時風
習自有一副當修道之謂教之規模其所不能宣揚
之責當問諸阿誰○次對上曰日前問諸阿誰之教
當畢其說矣予於義理邊事期不負一世擔負之責
丙申以前予之所處非敢曰危疑而甲午乙未以來
賴有一二同心即除以後守此規模矣世故多端事
變層生乙卯以後則此規又不得不一變蓋以某年
義理及典禮間事予之所秉者至正至大其餘事為
惟務至當不欲處第二層而下之所以應之不無藉

重之弊略加矯正甲寅以前真所謂汲汲如狂固不
足道而伊後世道未能食效問其義理皆欲漫漶向
所謂尊聖德卞聖誣者便是累其德而加之誣也未
知此事孰所主張日前忽見一疏之有李潛二字者
予於是瞥見驚駭年前沈判府李書九有所云云於
李家煨泮長之時其時則無恠不能聞知故初不楊
言而葛藤之只示其有禁而已今者任燻雖無足道
而名以臺章冒犯至此又有一玉堂疏救任燻一則
反詈末又曰杜言路戶判趙鎮寬方登造或欠為親
諱之義而其家之變鬼為人果何故耶所謂當銓行

政者乙未至月以前予不論也只是臘月行政為其
罪案令者為其從孫者居然為言論敢以任燦處分
謂之杜言路渠家之拂拭至此以其事闕予躬而為
慈宮至親也乙卯之甄用重臣有意存焉所謂趙得
永欲以不治治之又以其乃從祖之從孫也方在商
量中矣仍出示史官考出文籍及政院日記上曰李
潛事若屬於大訓邊則辛壬義理予豈不闡明之乎
其丙戌一疏非但故相二人事已而又言景廟在東
宮進宴而金鎖圭沮之以其時則患候浚也顧其際
則辛巳後兩宮間已有至難言之端矣跡其事則欲

以此悅豫大朝而為其沮戲此先朝所以有平日至
痛之教也其時故相金在魯輩亦不敢以李潛為逆
今潛之贈職南臺故自如御等果不知乎此事上關
於肅廟景廟先朝暨昔年則欲遵時王之制者豈敢
更提乎左相李秉模曰臣等初欲以刊削請勦任燦
矣趙得永則尤不可仍置也上曰姑置之闡明之責
在於卿等先從沈判府事示此違說可也○傳曰朱
夫子即孔夫子後一人也堯舜禹湯之道得夫子而
明孔曾思孟之學得朱子而傳朱子尊然後孔夫子
始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迪彝

教於窮宙陳常典於時夏即惟曰衛斯道扶正學而
究其本則遵我朱夫子是耳顧予至誠苦心對越方
寸之中誦習其書若親警咳嘗於燕閒有暇就一部
大全略之為會英類之為選統鈔之為百選槩之為
節約集之為會選而竊又有契於春秋之旨擬成大
一統文字欲以大全語類遺書與二經四書之傳義
章句集註或問及啓蒙家禮著卦之考誤昌黎之考
異以至魏氏之契楚人之辭通書西銘太極傳解等
群書作為全書夫子之門櫛堂室於此考徵如日之
麗天如水之行地庶幾有補於風教之萬一鳩輯有

年行且就緒待編成造于先聖之廟而印行春秋之
先刊自有微意於大一統者存焉但語類義例多舛
駁池饒兩本雖補精善黃文肅尚不滿其意微言大
意鬱而未彰是豈朱夫子本旨泰山亭矣滄海深矣
見者想其儀形聞者淑其緒理似不待於序次編帙
之中而傳五章之補缺則朱夫子大力量細工夫處
予所願則學朱夫子也吾道之東顧不在斯歟須與
眉徽建安之本而見得真面目可以成其書雖以大
全言之台州之奏狀不載於閩狀且如陸王之帖梅
花之賦逸而不列今行進賀副使之特授者以其素

嫻於編書且與諸臣偕間編輯之本意也八熈之後
另購大全真本與語類各本悉心覓求近來中國學
問滔滔是陸王餘派泛濫於白沙懷棄於西河而極
矣未知大江以南建閩泉漳之間猶有夫子之歆先
風烈之至今在者而或者新編之朱書未及遠播者
否乎予在春邸時求呂成公大事記積費經營始購
燕肆心誠求之書豈不至若或藉此而雜書又出柵
外則王府自有闕和軌敢干之此意今廟堂申明嚴
飭於行臺處○移建敬奉閣于皇壇之傍御製詩並
序曰閣舊在兩闕一曰敬奉閣二曰欽奉閣閣之設

所以尊閣也即我寧考義起之盛典也皇朝誥勅自
高皇帝洪武建元二十五年體天牧民永昌後嗣之
詔至顯皇帝新脩會典及出師平倭之詔隆恩浩渥
東薄于海海外方數千里呼吸鼓鐘凡有血氣之倫
莫不感激愛戴如天地焉顧今時移事往冠屨易置
皇華蓼蕭之詩不復出於東土而紫泥黃帕之為萬
世珍藏者尚不免皇輿之蒙塵今閣之所揭奉高皇
帝以後御書御畫諸本誥命印本而金章寶墨光榮
燭地自令人瞻望徊徨不啻若曲阜烏弼遺也槐院
圯而閣惟巋然每過此愴焉以傷是歲七月二十有

一日晨朝祇詣皇壇遙拜顯皇帝諱辰仍命有司移
構於壇西而越三日移奉誥勅于齋殿仍始工役不
日而告成其翌日自齋殿揭奉如初遂與提督後孫
三學士金文忠文正鄭文簡家人禮行之門遽列泉
階級重重恍然若下拜登受西顧周道有涕沾臆茲
賦近體一首以識尊王之義自有天地生民以來莫
有盛於夫子夫子之功莫有大於春秋春秋之義莫
有重於尊王凡百有位尚亦知予之心三網明九法
立慶陰而為陽內華夏而外夷狄未必非肇基於斯
閣也云爾詩曰江漢朝宗萬里濤皇恩浩蕩注旃毫

唐堯並立山河鞏周稷重光日月高草木皆知今鯨
域風雲猶帶舊龍袍昭回北苑瞻新構百世吾東奉
赤刀○傳曰予於忠貞公鄭雷卿事心常磈磊不能
舒當倖奴侵辱之日見陵之耻百倍隣唱忠貞忿恚
之甚而欲以計挺身下手竟未免被禍國人至今悲
之忠貞即質館之一從臣身不佩國家之安危職不
與廊廟之訄謨爰暨乃僚旅坐旅返爵祿富貴固其
倘來不耐滿腔之憤捐棄死生何其忠也及夫不密
而露也一言遜謝則其驅可全而男兒死耳不死悲
夫不撓不屈拜辭君親親猶白刃如就樂地倘使忠

貞之計得行於當時除俘奴如腐鼠耳亦可以安意
專力於修攘之策而其志未就其身先死天也非人
也然於忠義之家不幸出亂逆而若教之餒今高七
十有餘年矣目後孫之有累捨先祖之大節殊非朝
家尚忠寢善之典前此特舉易名意豈淺淺鄭思忠
直孫之為忠貞後者問名調用祠版所在處致醇○
八月謁猷陵顯隆園○朴承宗子孫上言判朴承宗
事百世之公議未決古人之奏語可徵以若地處有
若崖異囊藏死藥不欲獨活寃獄必救解函論必排
斥昇平延平一隊勲臣至以為徽承宗則西宮不得

保且洪鎬則引漢朱鮪事請獎其殉主之節而其父
安世不叅庭請其子自斃手裂偉疏所以其家人之
年前呼籲也以合有商量為教聖朝改王之初朝廷
慶分不得不若此在今日以聖祖之心為心聞未聞
之與昔者亦不可不若此此所謂春秋大義如看風
水移步按形問于大臣金吾諸臣以聞○傳曰立國
以儒三代之懿範也周公親親而尊尊太公舉賢而
上切故國之士也貴漢高帝長者也蕭曹以清淨相
之繼以文景之醇穆而猶難於黃老東京以後無復
先王之風者洪範五福好德居四大宰八統進賢為

三惟我朝敦尚於斯如穆陵盛際夔龍布廷為其標
準寧陵在宥玉璣黃流播之金石其左右彬郁之治
鄒魯於左海關闕於後代傳所補君子國是也由乎
昔而視乎今今之時果何如也今也域人而用之曰
縮金較者無人焉理卒乘者無人焉予則謂金較卒
乘有司存焉可憫者抄選之久曠云爾見今旌招之
列只有二儒臣而白駒空谷遐心莫挽予固自反之
不暇然謂莫我顧初不求之則林下讀書之士將無
登庸之日國其可久乎朱子書哀輯一統即予牖世
靖俗之意而編摩講明之方當與劬躬續行之士共

之大抵抄選之名出而嚴其抄重其選一入是選以
儒逸待之今吾所求者讀書之士也欲試之於經義
之顧問又試之於內外之官職人苟可合抄選則廟
堂吏曹會于賓廳以抄選議薦亦可咨爾政府政曹
之臣誠心採訪俾各次第彙征又若朱子書則天地
間有數之文字可與庸學論孟相為表裏予所以講
明而表章之欲令家家人人誦習之朝士儒生之專
治於朱子書者內而大臣銓臣外而諸道方伯各令
以聞見錄聞○九月諭善孝城輔蘇陳文藝批卿言
即予意予意卿言並有得於朱夫子所謂國初文章

其辭甚拙有若工而未能之一般故予每論以造臣
文而如卞季良崔恒徐居正諸人始可以處詞垣贊
皇猷外此皆苟也又下於此而金錫胄諸人之體出
而颯颯之希音不復睹矣但學問之士及於彼世級
雖降圖書雖遠猶將聖人之微言細繹縷釋往往有
發前人未發者經學文章之所由分乃如此在今矯
俗之道正在於不以經學為忌諱使中外之人曉然
知所趨向則世道其庶幾乎士氣亦庶幾乎○選朱
子詩名曰雅誦刊頒京外○十月湖西儒生金雲柱
等疏略先正臣宋時烈之學再傳而得故儒臣韓元

震生擬人豪之姿早悅為己之學遊於先正臣權尚
夏之門既承密傳之訣叅以自得之妙其論理氣之
源流則曰非一物無先後處有先後其論性理之名
義則曰在天曰理而不可曰性在人物曰性而不可
曰理其論本然氣質之性則曰就氣中單指其理為
本然兼指其氣為氣質其論人物之性則曰有人物
皆同之性太極是己有人與人同物與物同之性五
常是己有人人不同物物不同之性氣質之性是己
此皆因朱子已成之訓辨諸家愈久之失得之心而
筆之書徑義記聞錄出而大易庸學之旨炳然同異

攷成而紫陽初晚之見瞭然若其儀禮補編之書為
一王之治謨作百世之章程請舉褒贈仍侈易名云
云命議于大臣左相沈煥之以為故執義韓元震以
湖海豪傑之姿學有淵源才無經綸道訓士垂四十
年蔚然為當世儒林之所推仰若其官不踰於臺閣
功未著于朝野至于今畿湖有識之士蓋有常論而
咨嗟者謹按故事林下遺賢官不稱德則褒贈之典
磊落相望然德業等數亦難以一槩論臣意則元震
贈以正卿以彰其賢而議謚一節係非常典未敢輕
議依施右相李時劄言韓元震文集申詆辱臣母

之高祖文敬公尹宣舉父子靡有紀極有難容論於
叔議云云○使臣辭朝上曰周易古經予之苦心必
欲復舊蓋此書即聖經之首朱子尚因趙氏之說改
定王輔嗣本見今印行者則與朱子之意大異此宜
有釐正當賀之書須於今行覓來也○經傳朱書專
治人左相沈煥之薦幼學金日柱牧使任煇幼學李
東允姜始煥右相李時秀薦幼學尹斗基進士姜必
孝吏判徐龍輔薦幼學吳熙常叅奉宋科圭縣監趙
鎮球○親臨北營招見綱大臣以下請對並處分及
還送後傳曰今既安帖大臣閣臣重臣宰臣將臣道

臣儒臣臺臣而近日處分傳教還收莫重者受教莫
嚴者事面也靈斌君以浚除非大臣孰敢待罪於金
吾近處乎腰金衣緋之臣舉措之莫詬若此豈非朝
廷之耻乎違越受教胥命金吾之間臣徐龍輔李晚
秀鄭大容金近溥等為先削職拿囚嚴問捧口松萬
一遊辭當臨門親問以重受教以嚴事面○惠堂鄭
民始疏略月前亦廳吏屬來訴于臣曰為人誣呈於
京兆將有橫徵之患云云各司下屬之橫罹於法司
者或徃復或移文多有其例而事闕財訟不欲私相
徃復題其狀以其人治以非理好訟律之意捧甘該

府而仍為發甘矣判尹李祖源以為雖是大臣衙門
非大臣手判而堂上捧甘極為不可頗有詬怒之言
大臣親判捧甘曾未所聞聽屬之公文伸枉前例不
一則該堂之盛怒宗是科外而置不相較矣忽於日
前不為進來推治本廳首庫直而數之曰今日之筭
治不開訟理以其紛紜之故云紛紜者蓋指捧甘之
事也假使臣遣式捧甘徃復卞論可也况本廳之知
委各司例皆捧甘雖六曹亦皆戮甘則從違在我本
無可怒之端而乃戮昧例之怒作此無前之舉獨不
念同朝相敬之義秉氣加人乃若是哉橫遭凌蔑貽

羞不細云云批所失在彼○傳曰重臣之言必無過
其實則判尹事大開體統大臣衙門下屬雖於訟理
決折猶且一邊進來况於訟理之外無難直治豈成
說乎今該廳草記規正以存朝體大臣請京兆堂上
罷職允之○上護軍李祖源疏略惠堂之疏盛氣詆
斥蓋其當初訟端不過微細而所謂訟民即惠廳首
庫直未及決折之前徑訴渠聽至有發甘之舉發甘
非曰無例而未知此事為公乎為私乎臣固見輕惟
當自反名以京兆此等聽理依惠堂知委擇行已甚
度較訟民之不待臣結末齊聲等訴藉勢於堂上惟

意指使者其習無嚴亦開浚弊故亦數其罪而罪之
而已臣於平日視此重臣每冤冤然設或有大於此
之事寧可生心於移怒我如使臣見甘之後無論事
理當否不施一楚即地放還則非不知順且無事而
錯認文移往復便是進來又况訟者長待府庭無所
事乎進來到今追思臣宗欠商至若乘氣凌蔑云云
臣今白首老朽厭厭若泉下之人有何一分加人之
氣耶蓋亦重臣自道也云云批勿辭行公○以徐龍
輔三次口招傳曰事有涉於先朝受教昭如日星嚴
如鉄鉞凡為今日臣子者猶當奉若拱壁如四時曷

敢有一毫越厥式而雖府吏之出示令甲不惟不知
改况蓮教亦及於是然而甘犯抑何故也更思之重
臣之三取招拱足當竄請姑從何誅之意分揀姑放
○十一月諭領相李秉模有國置相其慎而元輔與
承弼迥然予小子極御二紀有餘而畀之以元輔者
指不多樓尺甄扶雲為昏衢之一星者徐忠憲有之
炳幾向國自拔於頽瀾之中鄭文安近之篤行孝悌
則曰金文貞與共休戚則曰洪孝安素有秉執則曰蔡
文肅以至仁陵君之敬重於一言相感而蓋以為各
有所據也嘗所惜之者全奉朝賀之名義全領敷寧

之堅確未及進一步而於尹右揆亦云甫近者少大
播攘凌犯相續幸自昨年卿之秉軸而乃能整頓之
外於此則依舊不成說話半日帳殿不以源源之為
喜暫弛聒聒之為憂賴卿際茲反面不動聲色於款
器漏舡之側而徐起而扶之國體賴以稍尊朝綱為之
少伸律以俗見緩之云也乎以誠心感有已乎因卿
舉措之一番得宜而為北營之言下旋蹕相業豈有
大於此哉拜卿為領議政卿湏即日造朝○大臣禮
堂請對請行丹禮上以遲久申為承旨承書定蒲傳
教已卯以大臣為丹禮都監都提調此亞堂亦以承

宣庚戌承書定辨傳教今日又以禮堂請對其祖孫
事蹟之相符可謂稀有尚在嘉善久屈可知且其人
品之醇謹常所嘉之禮曹叅判李祖承本曹判書除
授○十一月忠憲公鄭弘淳宣謚日致祭○李明淵
陞拜永興府使吏判徐龍輔叅判李書九叅議尹光
普暇劄請寢不允○大學洪良浩劄進興王肇乘四
編批彰祖烈而揚先休莫詳於詩書而伊訓無逸主
於告誡玄鳥生民專於頌美紀載之體三代無傳焉
非無良史次也蓋其事至敬其義至大而然耳倚歎
我國家聖繼神承實本於豐沛聖蹟而尚稽一部掄

揚之編特不敢也非未遑也此所以寶鑑揆次也敬
書十九聖謨烈而興王以前不得述焉予小子以列
朝之心體聖祖之心紀陶復之基闡長發之祥以永
詒萬子孫無疆惟休者乃以一二貞珉之刻少寓追
遠報本之誠今御據龍飛之歌抽金橫之箴分年係
事著為一統信書此古太史氏之職也取卿所進二
丹令內閣開印奉藏庸作我家之琬琰○傳曰上來
守令台見問以年事則雖值稍熟常有不足之意即
分憂本色而近來則輒以豐年二字應口以對此亦
習俗中此後必也稱傳奏對而若有違越者該訪察

推○以戶議洪樂性年過七十而其父崇政洪綿浩
年為九十歲命先擬知事明年回榜老人前同知洪
絲浩依乙卯洪孝安回榜例親臨賜花牌綿浩入侍
日賜御製詩老人星見斗之南晚得兒年七十三朝
拜龍樓親獻祝丹儲是日壽多男

庚申

二十四年正月元朝行廟宮春殿謁傳曰判府事李
秉模拜領議領政卿與諸大臣閣臣禮曹京兆堂上
入侍入侍時上曰今日即月正元日也丹儲之禮即
國家應行之典况今元子已踰十歲以祖宗已行之

禮言之謂之晚亦可也予所以鄭重至今者蓋出於
遲久之意今曉以前尚未能決定于心矣祇拜廟宮
陟降孔通周旋出戶之際予心自然相感不啻若親
承躬聆回鑿之後始為仰稟于慈殿慈官方欲下教
而所詢問于卿者冠禮嘉禮丹禮一時並行甚好文
王世子篇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云者雖以齒學
一事為言而足可以斷章取義且其儀文之約而不
煩又合於乾坤易簡之道體大易易簡之理遵禮徑
三善之訓冠禮嘉禮之并舉於今年案為合宜且冠
禮之後例有訓書而今既與丹禮並行則以丹書兼

訓辭亦合禮意禮既至重且係初行不可不博詢而行之矣大臣閣臣禮堂齊聲仰贊上曰僉議無異辭此之謂大同即當傳教矣○傳曰月正元日祇拜廟宮親告元子丹儲冠禮與嘉禮之由令禮曹擇吉日○傳曰十三歲十二歲十一歲十歲處子禁婚○世子師李秉模世子傳沈煥之左賓客洪良浩右賓客鄭民始左副賓客徐龍輔右副賓客李晚秀兼輔德全祖淳輔德申絢弼善朴吉源兼朴鍾淳文學金垓兼趙得永司書李禹永兼金近溥說書洪命周兼李存秀兼贊善宋煥箕別設贊善李直輔諮議宋稚圭翊

衛宋時淵申大羽司禦尹應顯成肯柱衛率李采朴宗羽副率宋欽詩徐有教翊贊俞漢馬柳尋春洗馬南周猷吳熙常二人附侍直洗馬金日柱尹斗基○副率宋欽詩徐有教仍任前啣以洗馬金日柱尹斗基陞付副率李東元金會淵為洗馬○傳曰到齋之時雖不按例下教大臣之所受知所拔擢者以其徑學也予以儒相待大臣大臣之自待亦若寒士間因尋鄉阻隔積年欲遣檢書官問起居豈料逝車之遽徹乎以今耻言徑學之習俗如許大臣何處得來卒領府事金憲家隱卒之典當自該曹舉行而致祭道均守

今曾往承旨人進去內閣舉行之節亦令本道舉行
○展拜顯隆園○傳曰以予今日之孺慕若禮臨殿
於冠儀之命賓贊與丹禮之傳丹印則於予心當安
乎公朝之禮雖異於士家禮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昔我世宗大王授受之際太宗大王於報平殿命
內侍輩陪奉春宮而來乃於所御之內殿傳以大寶
堯命舜承是何等典章而其禮之至簡如此此豈非
予小子仰述者乎來月初二日三加禮命賓丹儲禮
傳丹時臨殿節次皆安徐禮成後賀儀當為於殿宮
予何敢不受亦何可臨殿乎以權停禮為之春宮賀

儀亦遵顯廟位儲時例以權停磨鍊○左相沈煥之
劄請寢賀儀權停之命批命賓之不欲臨軒丹印之
傳於寢殿一則寓孺慕一則述聖祖已行之典即儀
雖以太簡其實自有精義○傳曰命名定字亦依予
冠禮時例當命名定字該曹知悉○兼贊善宋煥箕
贊善李直輔八城○二月丹封奏請正使李秉模副
使李集斗書狀朴鍾淳○初二日卯時行王世子丹
封禮○丹封竹丹文領相李秉模製○冠禮教命文良浩製
○陳賀頌教文良浩製○命朝官年七十士庶年八
十未至排玉之階者並加一資諸道舊還三十萬石

於趙榮順李在簡事每以為其然豈然不然而然
而不然反復商量致意者屢矣一則旂常威闕一則
帶礪勳裔以若地處論其罪犯魯筆無將漢法不敬
焉追鯨鯢之戮榮順則既故而無徵在則徑死而不
覈九棘之議不行三苗之典先施為朝家常所介介
其人姑舍其家在所當惜其跡且豈其情容或可恕
况兩家俱是世宥而律有原情之文乎趙榮順李在
簡罪名並蕩滌○牙山申思替子上言其父削科於
先朝請復科命以先朝削科人全處坤事並議大臣
收議傳曰其時違教只有拔去充軍花牌還徇之教

而無削科之命則先朝五十年間唱榜拔去者仍為
拔去者果有之耶然則申全兩人之尚在拔去適因
未及俯燭而又有一事可以為援者先朝嘗下教曰
乙酉榜面試時以慶會樓為賦題有一儒生進前惶
惴對以忘未記得又有一儒生登第八侍也不能誦
奏一句蔡判府事以知申在選奏言春塘觀光者罷
歸渠家家人問塘在何處則或以不知為答者此亦
出於惶惴豈真不知而然哉仁元聖后間之教以承
宣此奏不愧古人寬倬之風他日必大做者先朝於
倦勤後每提此兩儒事其詳在起居注其時選臣若

以申金事警咳即命分揀可以仰認分揀可也○領
相李秉模劄言鍾城府使成昂鎮向來樹立甚卓然
當此明義錄大義日晦之時宜扶獎甄拔而非特教
非補罰而出之邊郡曾有是否當該銓官大樽允推考
該府使改差宜矣依施○率王世子展謁廟宮○上
謂筮臣曰今番揀擇自是天空雖近於誕寧不敷諭
拜園之夜不能着睡方在假寐之際有告誡之諄諄
者曰沈豐之侄方着氈笠宜待其脫云反復思之終
未曉得捧單之後求諸沈氏而無可合者近始聞之
全祖溥之內為沈豐之之侄女而方在未闕服中氈

笠云者蓋指非華飾也昨日揀擇時見之福氣滿面
殿宮嘉悅此實皇天陟降之所賜也○行初揀擇傳
曰行護軍金祖溥女進士徐淇修女幼學朴鍾萬女
申緝女通德郎尹守晚女再揀擇入之餘皆許婚○
衛率朴宗輔○傳曰金領府事窳窳在通此大臣雖
以科目出身劬經積學在家而孝居官則潔以此節
惠宜諡太常令弘文館即為議謚宣謚日仍行致祭
祭文既親撰付送內閣宣謚官○命忠憲公徐命善
謚諱改議○謚望領府金憲孝簡領府徐命善以忠
文改付標○傳曰金奉朝賀緬禮洎在旬後云故事

大臣緬禮大臣提卷則以特教許用襄事時助給之
禮而主家不言尚未聞按例提稟於其玄和復出之
日幾乎許送若使不昧者有知其可不徘徊躊躇以
須予一言之酌乎且其在世也雖適莽蒼之地行不
舂糧而輒有殺觴之具副以詩章今若頓然如相忘
則其可曰息禮之終始無替乎齋居深念肅然以風
不覺為之蹶然興歎凡願助諸需如例舉行因將親
綴侑詞讀諭以來○傳曰謚者行之表也蓋足不以
形容則為二字二字亦不足以盡意則於是乎有三
字備之貞惠文子是耳故領相之謚未叶於與人之

誦今始將以改為之謚題其祠版愴懷深遠承旨
致祭于徐文忠公祠字祠字方在龍岡縣衙道內堂
上守令中假承旨差下進去○判敦寧鄭民始逝車
傳曰潛龍舊要後先調謝惟重臣一人在耳記昔甲
午乙未之間炳幾圖存托以心誓雪涕宮燭慨然有
北首爭死之意整倫綱於隻手樹風聲於來世凡有
血氣含生之類孰不知一節明義為海東之春秋也
若有風雲之會功名立林園鐘鼓富貴恭酣則鮮
克中度多不獲全重臣能謙畏自持官業亦可謂盛
矣典四營而長六府按三藩而處兩館銓衡翰墨全

穀卒乘既華且膳罕與為倫而公退蕭然門無蹄輪不改常布規模者垂二十餘年撫之以彞冠旋之以車服易之涉水濡尾書言寵利居功今知其免矣豈意一疾就養江湖竟至不起嗟嗟重臣何以復見尚書履聲宛若在耳惜乎惜乎特贈議政府右議政仍令私文館不待謚狀即議易名俾起立旌之前贈槩之需雖已內下自該曹倍給東園秘冠之副亦為賜給其子待闕服調用祿俸限三年輸送亦依大臣例事分付○謚望判敦鄭民始忠獻○謁元陵○傳曰開西莫云尚武河朔待以齊魯則齊魯已養才智不

拘地問用捨何限遠通淚水以外唯鮮于儒臣登於王朝而由前由後闕然無聞者不以齊魯待也年前命箕伯以明習徑義之生薦之既薦之下七書三禮春秋講義俾各条對及見其對能剖柝劈斷開口便說雖求之於金華橫經之列未易多得三儒中金道游即其文其所存可知近因上來再登筵席惜其年已篤老勢難久滯京中於其還也朱書節要百官各一帙令內閣安寶賜給俾我西土之人知尊朱子所以尊王也○四月丹禮慶庭試取李在誠等四十人○掌令宋文述疏略臣年前待罪南邑道臣考績之時

至有居殿之舉以臣孤立之蹤積愠於人遭彼背公
死黨之禍心中此為賊報仇之毒手云云傳曰反置
尚云駭愕况以下官凌上事又聞於莫重考績乎忿
罵之說至登章奏掌令宋文述為先削職此後似此
風習一切嚴禁○傳曰周制必貴世祿鄒書嘗稱喬
水今春慶科可謂得人忠蓋之裔肺腑之地後先策
名同時唱第况若閔文貞金文忠故事而其應試之
券且備顧問之列戴花登瀛况有一二可援之例新
及第高敞縣監閔耆顯前令金履度副修拱除授仍
命致祭于驪陽府院君閔維重翼憲公金履素○傳

曰以乃祖之孫有今日之大闡若有所相新及第尹
日達先除堂后假官新恩八侍時使之捧硯登進忠
肅公尹璽家遣禮官致祭○遣閔臣致祭于故提學吳
載純以其子淵常登第也○傳曰重臣入耆社少子
位重卿而長子白首從蔭路登科重臣之福力如此
况登第者人既可用塔過四品新恩金啓瀛吏曹正
郎擬入差兼春秋○傳曰每見抗義新編高忠烈父
子諸人精忠持節至今罽衣卉服之人相顧錯貽尚
今凜然有生氣勃勃於湖海之間未始不拊髀興歎
今其後孫向預大學衍義編校之列而試之以功令

則三場俱選特賜及第以是家而有是人何官不做
高廷鳳先付湖南外臺使之乘傳還鄉○傳曰武科
前宣傳官李熙章即提督忠烈公之後也提督東來
時聘我國士族之女生丈夫子仍留東土為熙章之
所自出而流落海甌且數百年始有科名豈不奇哉
今該曹總府經歷擬入鍾儀之操南音不忘本也此
後熙章家人如有登文科科者放榜日以花牌拜于
宣武祠及提督祠宇著為式○傳曰金會淵即重臣金
鍾正之子重臣為春坊於設院之初後又為賓客自
宮僚而為宮賓惟重臣耳其子今幸釋褐說書又適

有窠後日擬入為說書則例不更通於侍從待春坊
六品窠直擬○特除尹光顏大成○傳曰挾丹出入
曹選恰滿三十年年滿七耄而尚在緋玉何其沉屈
之甚乎且其慨然之談多及時政俗弊歎哀只是舊
日此人左承旨李義鳳亞窠中間司擬入○閏四月
傳曰才見開西金道游授以朱子書庸識吾與之意
際覽關北儒生李元培条對經義雖謂之北方學者
亦非夸言故持平李載亨之後寥寥無聞豈曰無之
特肅之聞也况藹藹東文之士多在豐鎬之間足為
光榮之一段年老未克上來云印給經書雅誦朱書

百選仍差鏡成等分教官使之訓課北士○行再揀
擇傳曰行護軍金祖淳女幼學朴鍾萬申緝女三揀
擇入之餘皆許婚○合選周公書合編○抄啓親試
文臣金箕殷以沈英錫之為沈檀後孫不欲周旋於
僚案不赴試屢促不膺命上下嚴教於入侍大臣領
相孝秉模陳劄自訟賜批命右相孝時秀入侍上曰
事有大而可以闕略者小而不可放過者孝士義理
何等至嚴而予之權度自有不失尺寸則今日臣子
豈敢容喙蓋丙申以前鍾街北一隊權太重位太高
思所以長此樂保此位於是自托於四忠家締結憑

藉恐喝伊時士類之論以為義理無古今之異乃祖
乃父之樹立於孝壬義理者固是忠臣而若其後承
之背馳於今日義理者不可以其祖先之忠臣或貸
其凶逆之名如是然後古義理可以合於今義理予
亦深有取於其言渠輩情狀既無所逃自知為几上
肉而畢竟出巨萬古所無之凶逆幾年之後金姓之
以箕為行者始入清選作此無嚴之習乎沈檀事先
朝或許以忠或褒以功渠輩有何所知而乃為此舉
耶○奉朝賀李命植逝單傳曰重臣立朝五十年宣
力于外兩界四都以至嶺湖萊灣名無不登之剡夷

考績庸在在可補八而掌金穀治甲兵其嚴於守法亦所深許而中間滄波一一待之以無卞未嘗屑屑於明其本意今聞其長逝豈勝嗟惜吊祭依例舉行祭文中以此措辭○府啓龜朝 申郎吏買賣之士夫干豫猶云羞耻况宰相乎日前以恩津郎吏事法官使納文記則謂在於判書洪楹家催督其家推托不給請洪楹罷職云云會重臣處問啓傳曰風傳之爽實今始曉然重臣不必深引以此分付○左相沈煥之奏言李汝節隨宜甄用以子干犯不可柅其父尹永禧之父應資者請依例下批並允之○儲堂上李秉

昂啓春秋大一統之義尊王為重雖以紫陽綱目及續綱目言之漢之後主宋之帝曷皆為正統况我朝之於皇明又况弘光帝以後相承統緒未去者乎臣近見故判書鄭昌順所編續史略則皆以王弼書之刊行京外竊不勝駭惋請令弘文館發閱毀板云云上曰只知南奉朝賀所撰明史事先朝有處分而然者依明史綱目先朝下教後依例釐正仍令該道只毀其下段板本可也○傳曰祗拜奉室歷審敬奉閣周旋升降感慨忒切仍念麻都督當龍蛇之後提兵東出其功烈之盛與李寧遠相伯仲戰倭於恩津之

野有丈人助戰即野中石佛也甚異之鑄銅笠以加
之行路之人至今指點咨嗟其孫舜裳與馮王諸人
因難來役與故相金文貞公墳論南方養蠶事其詳
在於文貞日記于今百五十年之間其後承或云流
落湖南而未聞其的在何地令京外訪問以聞○傳
曰文可尚以信國之孫值遼瀋之難航海東歸其意
氣之偉然可知且觀於異鄉看月之詩自令人有燕
市歌筑之想而編進華語三丹特拜三品計當時通
播諸人中傑然著見者獨其後孫無聞焉不得參於
望拜之列隸於漢旅之伍甚是闕典欠事亦令京兆

一體搜問○持平閔榮祖疏略向日李得濟之詔罵
兵判所闕何如驕濫之習從此漸長既不能檢其身
又不能訓其子其子石求八直霜臺也的知御史府
自別而不禁來客之騎馬且值清齋而敢與雜流酣
歌無所顧忌請得濟刊削石求嚴處朝家用人之際
名義不可不顧泮儒以尹光顏泮長事龔簡傳播遠
通此誠朝廷之一大羞耻豈有見塞於謁聖而為長
於國子者乎渠固當退縮不暇而肆然出肅少無顧
忌此亦名義所闕宜收光顏國子中批之命云云批
李得濟事一筆並論有非尚忠之風石求則令該府

捧中招泮長事給知其文與識中批於見職意在冠
使甫之此疏非偏私而何○傳曰先除泮長意謂文
學之優於政事矣更思之多年近密典之語分數甚
明選部之職亦未必非其人見任許遠以伸廉隅前
大司成尹光顏吏曹叅議除授○左相沈煖之啓請
吏判徐龍輔申飭行公上曰聞有宗病而大政之速
當劇任之多兼未必不為添病之端且惜其人老其
才之道間或使之歇息亦無不可重臣本職與惠堂
之任許遠中書故事首相所薦不得取舍以至親嫌
亦然可為而姑未為者既多其人欲為先用莫如中

批禮判為吏判可也○吏判李晚秀疏略臣聞人臣
事君盡職為忠克讓之義非義之正也在昔長陵盛
際延平府院君李橫榻前自薦特拜吏判至今稱銓
家羨談蓋亦赤心向國不規規於小嫌望已度時自
居而無愧也顧臣十載密通受恩如天苟使有毫末
塵露之可以裨補而報荅者自薦之故事尚欲慕而
效之况何敢備例辭巽甘自歸於矯飾之習俗乎臣
儻侗憤劣百不猶人何官之可補何事之可了而最
是銓選一職尤所昧昧官制之沿革班簿之高下薦
剡考課之法氏族流品之別茫然無一通曉時閱政

眼殆若楚人之聞齊語乃今一朝置之於天官長席
典掌一國之政柄進退當世之人物激揚調劑仰贊
我聖上平明恢蕩之治不亦幸乎無論畢竟之僨誤
顛沛假使出而行政其將口呿手荒左右顧而不知
彼為此真所謂臣何足言有辱朝廷也抑臣有區區
切至之懇臣之釋褐策名今才一紀風雲雨露既遍
身薰沐矣青紫軒冕又平步覽攬矣今年侈一華貫
明歲超一峻秩居然滾到於八座之列以臣衰薄之
門祚眇小之福分叨濫驟躡允極至此道家所忌吾
儒之所不言而滿則招損天理不誣每一思惟不寒

而栗惟有所信者心也所知者天也進則瞻依觚稜
奔走夙夜粗效寸勞於百執事之末退則杜門窮巷
收拾舊書庶免宿昔牆面之願而豈意日月之明偏
有遺照召入權要之途身處睚眦之最違先臣兢畏
之志犯古人冥升之戒官海傾樞燭鑑在前又况國
之重任政府政曹是也兄弟二人一時並據不惟古
之名碩之所罕亦御極以浚之初有濟濟明廷才彥
林立臣是何人敢當異數銓望問議其將行之於私
室與銓注得失其將論之於公朝歟事體則都歸苟
艱格例則隨處窒碍而中批誤恩尤非聖世之美規

云云批特授意在矯俗○傳曰天官之長亞於承雍
其為任也重故其去就也不輕重批以後今為匝旬
姑不之強焉欲盡禮使之道則重臣之報之亦若是
然後上下舉措兩得其宜大抵不當引而引與不引
於當引均之為慢命今人難不及前人居前人所居
之職行前人已行之事則前人已矣近則不然於前
人所不敢言而不敢為處自我初之文致曲成作為
妙計重臣出入通密幾多年所以忽而時相之第難
為銓曹視之若良限張皇辭本有旨輒違百年以來
鼎銓增麓後先相望如故相李觀命弟為端揆兄為

冢宰重臣縱昧格例右相初不提擢俾予十日齋居
食息苟存之餘有此別德酬應之舉果能收於心乎
又不念扶綱立紀之在此矯習正俗之在此乎此意
今八侍史官徃傳于大臣○修撰金履載疏略臣方
以辭職陳懇而際見吏判李晚秀疏本句語窈有所
未平者其言曰人臣事君盡職為忠克讓之美非義
之正也其意際以備例巽辭者歸之於矯飾之俗習
也士君子立言陳說貴乎全備何乃率爾經簡不思
之若是也夫讓者禮之端也禮根於心而命於天苟
以克讓為非義之正則性可曰惡而學可曰偽豈小

故也哉古之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固當進也而進必待三有似乎矯飾猶且不避者為不如是則無以檢易流之情而為之防也盡忠盡職亦不害與克讓並行觀於三聘三顧之賢出而事君其忠且職果何如也願今世級漸降士大夫滔滔競進而反有巧事飾讓為名為利此其心固可惡臣愚則竊以為苟存禮防猶賢乎不讓今夫酒清肉乾人且飢渴而不飲食彼未能忘情於飢渴則誠有之矣豈不愈於右挈左攫惟一飽之求者哉使此言出於位卑而言微者臣亦不必為憂而今乃出於密邇禮遇之地又以

勉出之聖念俯賜優可之批則以今窺覘撓攘之俗靡然傳會曰以遂其貪慾冒沒之心而一有涉於辭與却願者則加以矯飾之目而疑亂之其所為弊顧不甚於今日之所患哉臣亦知重臣本意只欲明其辭職非飾讓而故設此言臣則恐此設一轉馴致廉隅之毀頓伏願聖明特加三思吏判李晚秀施以警責以正其言不審之過以為扶世教之一助云云傳曰重臣之特畀冢宰專出於矯俗敦勉之教亦以此二字為其大指苟欲砥礪朝著之名行當從習俗之陋而矯拂近俗慶幸撫而攬清要者才借其啣便避

其職朝家於此必欲矯而正之要新一代之耳目則
何許不率教之徒甘心背馳扶摘重臣䟽句語挺身
投執旨意閃忽未知今日習俗何為而依舊乎先皇
呈露者於重典然後為真箇矯俗之道修撰金履載
施以授昇陽○晦日診選都提調李時秀曰昨伏
見傳教下者有修撰金履載授昇之命原䟽雖未得
見而不過是論一御宰也以玉堂論一御宰而至於
行遣豈不過乎臣非敢以臣弟之故而有此仰陳也
區區愚忱實恐處分之或歸過當伏願亟加三思還
收成命上曰今選召見專為此事之洞諭而次對進

定則稍涉過矣且以予近來精力酬應甚難故只令
有司堂上八來卿之此言可謂意外還為卿慨然矣
卿之先卿曾救故副提學金時燦卿之救金履載其
言似同而其事則案異蓋在先朝時則辛壬義理事
闕聖躬伊時秉執義理之人莫非為先朝願忠誠效
者而士大夫風稜氣節百倍今日且於公憤之外亦
有乃祖乃父以來不可忘之私讐故義理則不患其
不伸而其流之過或至有世臣世家不能全保之慮
以我先大王聖德至仁必欲扶持之保合之調劑於
戈鋌之中而莫安於衽席之上如金時燦處分蓋出

於過者摧之激者抑之之苦心而一時秉執之士無
非如金時燦者故處分雖嚴而公議愈不可抑如是
之際撐天亘宇宙之義理則由是而益固平蕩保合
之聖德則由是而益光如卿之先卿雖非與金時燦
自来相親之人而極力伸救者儘是當然底道理矣
今之世道則與古有異所謂執清議持峻論者萬萬
不及於古之人若非自上闡明則一部陽秋之義駁
駁然將無可明之日故今茲處分全為講明義理之
地則卿之以其事開卿弟反為伸救之論者寧不慨
然乎聖人所謂易地皆然者以其地之有異而所處

之事隨而不同也先卿之救金時燦蓋為其扶植義
理而今此金履載之言歸於右袒俗邊則卿之神救
豈可以先卿之事援而為例乎若從外面觀之則其
疏不過論一吏判而其所以為說亦不可曰警責則而
請者只是推考薄勘而已願今媿阿之時吏判固無
論雖或論及於卿雖上而論及於案關亦豈或以此
加罪而處分之如是豈非以其有關於義理邊乎古
之大臣雖事關自己被彈者苟係義理則不避小嫌
挺身請討者亦或有之卿之此言誠非所望於卿矣
時秀曰臣未見原疏率爾仰奏而今承聖教不勝惶

悚矣上曰予固否德御極以迄近三十載之間治法政謨雖無可觀而至於一副當規模自有移易不得者蓋自乙亥以後可謂治成制定而天道惡盈損益相仍苟能使大小臣工毋志盈成之戒不失秉執之素常存乙亥以前之心其所以固守義理者皆如乃祖乃父之為先朝願忠効誠則豈至有干犯某年義理之事哉願其燕安耽毒駸駸胥溺而一尺精神之所揣摩經營者專在於患得患失之科曰雖推考通差等簿罰亦皆開心至於義理邊則殆無異越視秦瘠而自不覺其歸於背馳之科於是乎一轉而關係

於某年大義理再轉而為乙未三轉而為丙申四轉而為丁酉丁酉以後則真所謂鄙以下世譏而予亦有不欲索言者矣凡我臣子孰非先大生化育中物又孰非為先朝願忠効誠者之子若孫而輾轉誣誤相率入於此箇圈套此非但仁人君子之所不忍坐視其為世道國家之憂寧不凜然而寒心乎惟幸一種清議尚不泯者存不知者或謂其兩戚里之爭殆同春秋之無義戰而其某人之扶植義理者亦豈必是與戚里相親者乎惟予一尺苦心實在於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而畢竟使龍蛇盡化為赤子故粵自臨

御之初明示一部當見模以為闡明義理偕之大道
之本於是乎一部陽秋昭揭日星而種種陰私之論
莫敢容於其間比如禹鼎象物神茲鬼秘莫逃其狀
而入山林川澤者不逢不若蓋規模大定之後入於
此者國邊也忠也君子也出於此者賊邊也不忠也
小人也事關義理固當斬釘截鐵而規模一立嚴於象
魏之懸法為今日臣子者孰不知此箇規模之移易
不得乎上又曰予之一部當規模才已言之而不知
者或以予用捨之際擬其有先後彼此之殊而此則
有不然者觀於丙申以後所嚮用者可知予本意

之所在矣己亥庚子之間方當彙征之時而不幸有
國榮事出焉則其時事勢不得不姑且休息而用之
故果未免有一進一退之不同而一時之進退顧何
關於義理之輕重乎自己亥以後八年始復稍稍反
舊而如故相蔡判府與金奉朝賀諸人其被齟齬適
在於同時故自辛丑至于戊申八年之間又為擢用
其時朝著之間適多可用之人故如尹右相者適因
事端使之休息自戊申至乙卯又八年而復加擢用
蓋其進退之際皆以八年為恨亦自有積費造化者
所以必欲休息而用之者非但時宜之適然亦所以

為其人養望之道予之使之休息也亦嘗言及于自
家而自家善為休息者亦豈非難及處乎間八年用
之特適然之舉而三相八年前後其間拜相而委任
者亦多其人而皆必心與跡之有依據於秉執然後
用之今茲之教亦未必偏言而單舉自有深意存焉
昔在先朝則以蕩平之苦心或有捨之混一而予
之如是用舍則皆亦所謂時之義大矣者也惟其進
退之有時或異而義理之至嚴者自如則譬如飲食
之際庶羞酸醎苦甘不一其品而粥飯菽粟之本味
則未嘗不自在也願今一二臣隣之主張義理者亦

有存者無幾之歎而無論尊卑大小苟有慕義向善
之心者便是吾黨之士也惟予用捨之權度亦豈有
外於此箇規模乎時秀曰聖教諄諄剖析無今日登
筵諸臣孰不仰忍聖意所存乎上曰予既以一部規
模為馭世之大權而又當以率教二字為之諸臣詳
言之矣中庸不云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人有
秉彜本乎天性循是而無違則所謂道也居君師之
位者代天理物於是乎有禮樂刑政之教焉此所謂
修道之教也惟其言莫予違固聖人之深戒而合於
天則當於天理處在下者豈敢不承順乎大學有云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又云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所好之好者雖以指上之所好言而好是懿德之好字亦以單章取義苟非所令之反其所好則孰敢不咸囿於牖迷之化謫底於大同之域乎夫義理者實非別件物也凡事之至當處即是義理無論古義理今義理其為至當則一也惟其至當也故前輩善類之比今人高一等者亦莫不同歸於協極率教之域而一種外馳之徒乃反於窺覘迎合等目加之於將順之人者豈非世道之深憂乎義理所在至精至嚴必須精以察之然後乃可一以守之予之平生

學力自謂於此等處看得不差御極之初與一二臣有以三代事相期之語到今思之固為可笑而予之所執則亦可知矣乙卯以後予以為世道深長慮之意拈出矯俗二字而蓋以務從渾厚不欲索言之故只以一俗字言之而其宗則干犯於某年義理者即此一俗字關係於乙未丙丁者亦即此一俗字居今之世為今日臣子者雖愚婦愚夫孰不知矯俗二字之嚴於鈇鉞乎以是之故邇來絲綸之間若以一俗字為辭則雖有鐵恨之情勢不敢不顛倒趨膺惟恐或後豈非以俗之一字所關至嚴乎雖以今番吏判

事言之辭疏之批勉出之教一則曰矯俗二則曰矯俗者予意豈偶然哉蓋自往年以前一種風習滔滔於利祿索白苟其好官之可做則他不暇恤汲汲如狂其流之甚殆將至於無父無君之境及其既得之後又生厭避之計不顧法典之所無不知分義之至嚴同姓疎族之間其所拘得無異於大典之大文相避所謂近密之臣初不肯一番行公於官職而以至踈逃之蹤亦皆看作羨事轉相慕効其為世道之弊亦非細故昨教中處華臚而攬清要者才借其啣便避其職云者予亦十分商量而只如是書之矣予非

謂只矯此一事足以盡救俗弊也程子有言孝悌為仁中之一事予亦謂此為矯俗之一事矯得一事有一事之效矯得二事有二事之效似此不已庶幾有不變之效此實予心所在不然則中批之舉固所難慎而予何必以時任右相之弟拔例特除乎揆地銓席兄弟之迭居雖曰已例而係是百年前事且况今人不如古人則予所以必為此格外之舉而吏判之一承勉出之教便即謁黷膺命者亦豈非深知予矯俗之本意者乎吏判辭疏初不詳見而及至金履載疏八之後始復取看則先用王述之語次引李貴之事

可謂迂濶不緊予亦以為不無語病矣然而本事
既闕於矯俗則設有如於此之大妄豈可不顧忌
罷之嫌設欲論之必從矯俗之本意先加闡明而後
以其句語間矯枉過直為說猶或可也今此金履載
之疏其名則論一吏判其宗則滿紙張皇專欲甘心
背馳於近日絲綸中矯俗二字予方以渠之挾摘句
語為非故不欲更就渠疏中句語指的為言而究厥
旨意不在於吏判而專在擺脫矯俗二字予之本意
如渠之自以為瞭然於時俗物情而工於行世者似
無不知之理則知而為此者其罪合置何辟義理所

在不容一毫之有差而義理之反對即習俗也事關
習俗之矯正其所恪遵謹守只當如俗該所謂着木
履渡鴨江者而乃敢為相反之舉者獨何意思其疏
既背馳於矯俗二字而以此為侵斥吏判之資齊則
吏判之事自歸於與俗相反與俗相反者即是君子
邊人且况奮不顧身以對揚為事而受其所斥之言
則於吏判豈不與有榮乎渠不過新進少年本不足
深責還給其疏則可謂都無事而顧其職則玉署之
儒臣也顧其人則簪纓之盛闕也而顧其疏則又以
言事為名不可以其不足責而置之嘗見履載於講

製之列檢知其為人人也似昏不能辨似慧不能辨
矣且或雖剛而狼貪苟非三頭六臂必不敢辦此且
况近來朝廷無權奸之指目者又不可以受其瀕指
言則外面驟看雖謂之究不詳而說不去亦可無乃
復有不知未覺之中如陰腫之未即形現於外而汨
於幽陰而然乎凡事只當為面前彰著者論之何必
拖及其他乎然而任他有非王者之仁政此所以略
示好惡而一諭於卿等者也昨日傳教以授界為言
者蓋取詩徑所謂授界有北即亦退讓倭之意也孔
子之以四方禮樂告顏淵也其歸結之語不過曰放

鄭聲遠佞人而虞舜所以眷眷於命龍聖諉者蓋亦
以諉說之易惑而難辨也似此等詭驟看則亦似成
說而予即曰其為隱憂不啻如天津之杜鵑聲天津
杜鵑不過為君子小人消長之幾而此詭所聞果何
如也乙卯以後庶幾有拭目之望而一年二年漠然
無一新之效雖以其秉執義理言之乙丙之間既無
身士之殺伐故其所挺身擔當者不及於古人之以
公憤兼私讐矣大抵任今日世道之責者亦豈能無
自侮人侮之歎而但當交修不逮協心同歸而已豈
可以其自侮之故並與義理所闕而必欲毀劃之乎

予雖衰矣於處置此輩豈不恢恢有餘而試以丙申
後處分觀之予於軋剛邊亦自謂不為不足豈或專
事煦濡而近年以來宗有朝著無人之歎且欲一切
以休養為務無論小事大事一味含忍徒費心上之
許多思量精神筋力之日漸衰憊亦未必非此之由
且况今年異於他年金吾鵲巢意在導和故此等處
皆欲不大聲色從容說去今茲下教亦可謂忍之又
忍平說之又平說矣絲綸之間從當一番敷示而先
以此意為卿等不憚縷縷自今日登筵諸臣各能出
而相告漸次曉諭則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一理相感

之妙有不可誣聞今日之教者必有慷慨激昂思所以
闡明之道者矣亦必有惕然悚惧思所以自明之
方者而不知之中亦豈無革面革心圖所以畏威遠
罪者乎從今以往父詔其子兄勗其弟其未脫俗套
者固當滌去舊習以為趾及之道而聞或有自來不
溺於俗習之陋者又當溫故知新益復加勉以成我
從容之治即予之所期望而如是明諭之後予亦不
復多詰對揚之策專在卿等須自卿等以下除却些
少曲嫌各圖所以擔當矯揉之術也時秀曰聖教之
下孰不領會而自臣等出入遍告俾一世之人無不

曉然知聖意所在則亦豈有知而故犯之理乎上曰
毋論闡明與自明只在自家一身矣如是之後若又
無效則予亦復奈何大抵金履載之說其言可笑其
人何責其事至微而越視背教身冒手犯俯首甘心
決知其無幸而乃敢為先發而少嘗之計者即丙申
以後二十五年之間初見者豈可以其人之何足責
泛視其言歇看其事乎馭世制俗捨一副規模何為
而予則自少略聞大道於聖經之知未嘗行行之之
後建立規模身自先之推以及之於八有不措措之
必欲使域中率由於是何物履載輩欲為蟬竦於今

日朝廷予誠亦務問之甚彼固不足責而獨非世家
乎特念竄一極萬之策乃有處分卿等當知此本意
也今日違話言古今之時措次言規模次言用舍次
言敷教率教之方屢致意而屢更端言言扶世教段
段示苦心須令史官錄出一通輪示廟堂言責論思
之臣詳載於掌故以其原本付之史官藏在史庫○
右相李時秀劄略臣於朝違以儒臣請宥事仰陳而
未及畢說責教縷縷退見小報配所已啓下遂若以
惶恐之故默而不言則是臣負臣職也孤聖恩也朝
者違席以處分之聖意專在矯俗為教而以事面言

之則論一卿宰律又不過警責警責即問備也經幄
近臣遠謫嶺海景色倉皇瞻駭惑其為仰累聖德
果如何也且臣弟翫辭追用古人之言欲明乞免之
意而迨自點檢儘是失言儒臣規警願何足深罪乎
有懷無隱人臣之常節不遠而復明主之盛節更伏
願亟收前命云云批朝筵說話付之史館宣示諸臣
孰不知處分之本意守卿乃看作私事復申筵奏餘
意古大臣體國之義恐不宜若此○吏判李晚秀疏
略前修撰全履載之疏舉臣辭本中一二句語及復
論卞盛加非斥臣見之未半不覺瞿然夫國者四維

人有四端一有拚棄宗闕大防臣雖愚蒙亦豈專昧
於古人循墻之義而只緣短於文字辭未達意至今
儒臣深致憂於毀頓廉隅貽累世教臣罪重且大宜
汰其不稱之職置之當被之律而儒臣則嚴譴倉皇
臣則華啣依舊物情益沸私分益盛云云批媿阿之
世片言如金奚特論一重臣雖大臣被論理合假借
雖或論及袞躬亦當優容况御疏中所論克讓之美
既非孔朱諸夫子之謨訓即不過引用晉人之過去
說話予亦未必是得意作得意筆則夫也云然豈
或深非然予之處分者意宗有在大抵數十年來人

鬼雖判汚俗未改為世家世族世臣世道夙夜寤寐
一念如結者直在於矯俗二字凡於絲綸間若有俗
之云乎處則黠者奪氣狎爽愚亦視他眉睫能不避
遠之為圖生善乎義經革之上下程傳曰小人雖未
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化又曰下愚雖聖人
不能移堯舜為君有苗有象蓋亦革面而已又曰心
難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與人同也彼金履載者
妙少毛羽未成之新進也顧安敢擬望於苗象而以
其地處才華猶不至於革卦之小人下愚則由古而
畏威寡罪由今而視他避遠皆若迷然昧然其疏全

篇即一矯俗二字之反論於是乎或恐衣將突而蔓
難圖乃有竄一極萬之舉卿謂此舉乃專為卿而發
耶卿之料錯矣天官冢宰何等重任而因卿事竄言
者督令行公是誠矯之反者汚不為此至於益勵警
俗之方另欲銳精而亦不在於卿之遠仍卿所舜銓
任特許通免○六月御制詩并序積雨新晴雲開萬
里對此欣然若可以濯塵垢而淨俗累也數昨臨筵
洞言矯俗不率教之弊固知欲革心者欲暴而無以
自致欲革面者欲改而迷於其方忞於見聞者懦則
怯頑則忍而雖覺有先後終當歸於一軌靜坐默想

其喙喙聒聒之狀於若眠之時以吾日飲赤冰幾鉢
黃蓮幾貼之熱肺煩腔若覺有爽意以一詩記之長
安大道平如砥積雨新開長安市飛空銀索十日圓
一注鴈蕩千丈水溟渤動盪魚龍窟江漢蒼茫牛馬
淡西風夕撼大塊來空濶炎雲九萬里使我披襟笑
蓉殿洞庭群山不盈視紛紛倚杖春明外珂馬旂旒
誰家子九門御路當中出揭我明命而願謔天人一
理新氣色輒然而笑充然喜未央官中斬蛇釦塗山
車載防風氏春王正月大一統天下同文而同軌湯
以解網不用命詩曰邦畿民所止婉婉欲伏轅下駒

角角自鳴山土雉須看皇極康而色敢以千樹爭紅
紫蓋聞修道之謂教禮樂刑政而已矣○禮容李書
九疏略臣於日前猥從諸臣之後伏讀頒示之遑本
不勝愚衷之自激臣聞義理者一而已博典庸禮之
謂義理章善瘳惡之謂義理是乃人紀之所以立國
勢之所以尊而天下萬世所共由也殿下睿質純粹
聖學高明精密而固守之者不越乎此箇義理苦心
至誠寔惟在此盛德大業亦惟在是雖其折衝權衡
或各有時措之宜而叙秩命討之微旨無非是心之
所推也然而民志之未壹世道之不靖日甚一日始

因知見之參差終成形迹之歧貳炎炎涓涓漸至於
莫可救藥此曷故焉惟彼干犯亂常之徒隱伏幽
陰鼓倡訛言必欲毀壞我大義仇嫉我善類以售其
技間抵隙之計當斯時苟有忠慮於國者雖使一乃
心力共獎王室五龍之矢矯不足以當羸豕之躑躅
况今士氣不張名義寢晦一脉清議之莖存於朝著
者譬如不食碩果在地微陽而流俗之論又從而肆
行同室之戈鋌忽起康莊之軌轍各殊並與君臣上
下講明秉執之義理無復愛惜嗚呼其亦不仁之甚
矣蓋彼言議之所註誤臭味之所漸染至於為猶為

黑而甘心不辭固無足道矣若夫見理不明為善不
力者雖其病源之淺深流弊之大小或似不同其為
悖理害義則一也試以近日一二事言之義理無古
今之殊嚴於今日之義理者正所以有先於辛丑而
彼以一殺義理分作兩截要呈其迷藏疑眩之術者
有之矣懷私罔利持祿保位視國事如荼瘠無一分
惻怛之真誠迷不率教者有之矣此固形影之著見
者也若其橫流之異議舉世滔滔有非一葦之可抗
者臣將歷探其情而痛下之彼固曰義理吾輩之所
共守大綱既正則無待乎修明何必切切然自詭者

作一己之私計乎是則然矣事事不同物物各異苟不能尋繹講究不明不措則何以探賸究深定天下之至義且彼既知義理之當守則德之不孤人情之所悅何故使一二吾黨之士舉被淫朋之目而不見其寅協之美也此其未可曉者一也彼固曰非不知義理之可明而原其論議之所由起則亦各有偏係之私吾不為之苟同也是則然矣義理公物也無論其言之出於何人苟有助於斥邪除凶之義則不可以人而廢言又况播紳名節草野忠直奮不顧身狎持清議者自有其人則豈可一例抹殺顛倒是非而

莫之恤也此未可曉者二也彼固曰今日之高談義理非能有真知窠見特視夫上意之所在而姑為此承順也其言悖謬未有甚於此者殿下所守之義一有不合於天理而乃為阿諛側媚之態是誠小人也今也不然上之所以垂教立訓者無媿於大舜周公之聖而曲避此迎合之嫌不為將順則是必背馳義理而後方可此其未可曉者三也彼固曰吾雖不以士類而自居而匪類之聲氣亦不相接則彼焉能浼我哉蓋其左右龍斷若可以自占便宜然而有陽則有陰有正則有邪理之常也未有不陰不陽匪邪匪

正之間畧地位况其軟熟之容色翫散之言論已為
匪類而未聞幾何不爛熳同歸而得免於黨與之誅
乎此其未可曉者四也凡此數者皆由見識之不明
利欲之私心展轉膠固遂至差毫謬千之歸詩云其
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殿下痛大義之將晦慨
吾道之日孤昭揭大訓庸作一世之準則而猶不怵
然驚懼如夢得醒則是真下愚之不移而自甘於暴
棄者也伏願殿下益加兢業先自振勵審察消長之
幾明示好惡之公使撐宙亘宇之義理如日中天而
前日之昏迷沉溺者咸知如是則為忠為賢不如是

則為逆為邪得以痛革偕至大道則太平萬歲其將
自今伊始此實世道升降之一大機會云云批書之
洪範五皇極曰不恊于極不惟于咎皇則受之蔡沈
集傳釋云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近日之
論諭筵教蓋取諸斯而未嘗飾之以鉄鍼此際卿疏
認出憂愛另欲加之意而措之事期其由我周行偕
至大道矣○江留李敬一疏言江都即臣之曾祖母
殉節之地私義有難冒赴云云命許遠○工判李晚
秀疏略天地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事而無情以
殿下山藪包荒之德至有今者之處分惓惓聖意實

在於丕變俗習全保世臣凡今立殿下之庭者孰不
惕然忼然若風行草偃偕底大道而以國體論之其
人則經帷論思之臣也其事則官師胥誨之規也其
言則發揮四端之善也其所論無才無識不勝任之
一銓堂也今乃琅函綬上嚴譴旋下千里炎徼行色
倉皇四方議者竊有憂歎於以言獲罪則豈不敵大
有累於聖朝明日達聰之義我儒臣未賜環之前無
非臣泥首之日云云批金復載投鼠之時深所擬必
不至於巖海而放流之示不與同者亦有精義寓焉
所以聖人功化其妙八神炳炳朗朗數十條之中先

致意更着力於別嫌明微也金華之啣非不知其地
比玉署之章非不知為體重而名之曰職在論思則
凡屬排雲叫閣之事利害從它利害欲言則正言而
已今其隔祀之說似朝似諷於矯俗二字橫看則如
亂道豎看則如毀斥似此口氣似此手段出於政副
學之後者亦足以觀其俗惟予太陽之症亦恐其或
欠含蓄而為害於歲納益懋矯質之方如是也故近
日處分之不嫌其煦濡假借而如水太阿姑斬廓揮
大抵今日朝廷無不受病蔽一言曰俗之弊也俗不
可矯則國不可久則有君有臣之綱之紀將視同籬

邊東之閣上今若為卿進身遽宥履載則刑政之顛
倒國史必書之野乘當記之寧使卿跡阻軒陛履載
三危之窟決難容議請宜不允○獻納吳翰源疏請
以晦日筵本頒示朝紙批回公於諸宰輪示於三司
其所知罪維新豈在筵本之更頒朝紙○十二日來
待諸臣八對土曰二直提學之獨不入來可謂悵然
法外相避規免官職即予所深惡之俗習大抵金履
載之疏即丙申後初有之習氣也予雖衰矣太阿在
手渠何敢生心毀劃於敷教率教之下乎向筵說語
亦有陰腫之喻陰腫之未形現者苟非名醫誰能知

之而此輩之乘時伺隙敢售舊習於今日朝廷者何
異於白日翹兩手若有一分人心決不敢為此此亦
挾宦戚而為之者乎向日筵本既以闡明與自明二
条分結則予非泛然說去者久聽累日只有闡明之
疏尚無一箇自明之疏何也明日以後當以三日為
限指囑履載之疏者何敢不自明而禮恭之疏既有
四款四者之中必有其人渠雖不自明亦豈無自底
呈露之時乎三日之內若無自明者而予先開口則
渠輩當至何許境界卿等須各出而教諭也以予三
十年規模道牽一世俾得咸歸於一統則履載之如

此如彼姑無論彼之投畀在工判當之者遂巡亦似
然矣廉隅所在宗難強迫當為區處之道矣○傳曰
弊習成俗雖於法典之所無苟有些利無難冒犯此
所以必欲矯俗先從兄弟之鼎銓俾無敢言私重臣
出脚出於率教而未免為不率教者所侵訛水部閒
職觀勢亦欲體諒今日諸堂來會者欲伸祝罔之忱
而不為八來者不可無警飭工曹判書李晚秀統禦
除授○承旨李魯春奏言我聖上御世出治之規模
自有一部明義施諸注措發之絲綸洞諭論音後先
闡發至于今舊進教尤可見畢陳底蘊矣進教中若

曰義理非別件物事臣亦以為講明矯正非有別件
道理只從我聖上一初大定之規模講求其隱顯微
著之精義打破其潛伏幽隱之奸狀而已臣於近日
明示好惡之聖意益切欽仰而惟茲重臣處分恐未
免為過中之歸反乃適中其狡偽輩疑亂嘗試之詐
安知無背馳不率之類以為今日處分出於一時鎮
安之意而無所關於莫嚴之義理依舊安度暗地鑄
張也哉伏乞收還成命上曰督出於銓任矯俗也曲
諒於處義亦矯俗也此是四亭八當之謂矯俗而江
沈潛漢同歸于海者也撓撼於對揚之重臣彼之投

竄由於重臣則欲為逡巡不可謂非矣而今日不為
入來則不可無飭所以有外補之命如是然後亦可
叅班不允上曰承旨所奏亦果然矣曾聞承旨所見
自右相伸救之劄亦以為過云矣魯春曰逡本既出
之後上判之看伴已私臣果以為過矣上曰金履載
之疏意雖莫掩而辭則未露未可以林溥崔益男事
為此則任他被罪我則揚揚者豈不反有害於廉隅
而以近日習俗又安知不譎張為說曰凡係官爵不
顧廉耻者始為矯俗云乎予以鬱熱之症不能進一
匙飯而及夫逡說頒示之後食飲頓勝往往盡一卷

蓋見其逡說者豈無革心革面畏威之人而訕上怨
國喙喙爭鳴之徒亦必多有之矣右相李時秀曰聖
教昭揭義理至嚴孰敢有訕上怨國之徒而如有之
則豈可一刻容貸乎上曰此輩必次第呈露矣履載
疏讓者禮之端云者亦不成句語矣豈可只以一讓
者謂禮之端乎華留徐有隣曰其疏句語全不知解
釋四端而然矣上曰俄以三日內必呈自明之疏為
教矣更思之亦何必使之為之乎禮叅疏所謂彼固
曰蓋必有當着之人渠雖欲不自現得乎或恃予煦
濡自以為畢竟無事則將不知至於何竟矣○左相

沈煥之劄略即伏見傳教以工曹判書李晚秀斥補
統禦使矣以晚秀特拜吏判者聖志在於矯俗也晚
秀之即為膺命者出於率教也其辭疏雖有一語之
病若潤者則原無關於世道義理彼必苛摘字句張
皇抑揚用力侵詆其端雖微實有霜冰之慮今以重
臣之處義過當遽加斥補則恐遠明示好惡之義反
啓窺覘安度之弊承宣所奏言甚是矣特寢成命為
宜云云批除銓補聞其意一也各當其當是謂矯俗
卿其諒之○十八日診筮上曰予於近日果作顏樣
也毋論大事小事一味容忍凡係副應邊亦皆漸就

疲倦而朝廷之上專不知畏之一字予之膈火安得
不添加乎左相沈煥之曰前後絲綸昭揭日星而今
番違教之後尤無一毫餘蘊自今雖愚夫愚婦孰不
知聖意之收在而又孰敢有異議於其間乎上曰予
雖否德凡屬義理邊一番秉執之後不容一毫移易
今日臣子孰敢生意於背馳角勝之計哉假使予所
執有未盡處使之惟其言莫予違而至於建天地不
忤之精義又豈可一任其蟬竦乎書不云乎惟皇作
極建極在上協極在下極者即屋極北極之謂也屋
極一建而椳臬扂楔各得其所北極居所而衆宿摩

星無不環拱皇極之建亦猶是也合於此者自當偕
底大同而不合於此者當如鷹鷂之逐鳥雀且况義
理無二古義理今義理豈可作兩般看則今之所謂
假托身任義理果何為而出也雖以人情天理言之
予所以守身任義理豈或歆后於渠輩乎况今大明
中天凡於此箇義理可謂闡明之無餘蘊則乃欲為
陽托陰售之計者果何意思予亦有不欲索言者矣
渠輩若欲圖生則豈敢如是梗化而恃頑乎丙辰冬
處分不知之中亦不無一分裨益自其後更不聞此
等說話矣今番事則可謂甚於丙辰矣為今之宜者

能使之革心革面則固為大善而不然則其中一二
人不可不以其罪罪之潜伏幽陰之運締結匪類之
狀予豈不知而予若一開口則受傷者不知為幾人
故始且含忍側聽至今尚無一箇自現者渠輩有何
所持而乃敢如是也所謂締結者亦非但一處四面
八方輿援曲徑無不暗地交通此亦士大夫之所為
乎其人其處如彼如此之狀予亦有稔聞者其所明
嚴而嚴處即一舉措之間渠輩尚不知畏乎右相李
時秀曰聖教嚴嚴無非為闡明義理之地而靜攝中
辭氣之過或有妨於節宣之道臣等不勝悶迫矣上

曰卿等事亦慨然矣聞此下教豈可不請指名乎竟
當有決末譬如腫處成膿予則欲待其自潰而渠輩
終不知改則予亦奈何○持平洪時濟疏略五晦違
本直與明義一部相表裏倚欺威哉然從古聖人之
辭微而奧顯而深拘儒穿鑿之論或不免誣誤於徑
旨今以俗眼淺見看得違本不能光明磊落大公至
正而一或有參錯私意疑亂溥會則非但有害大義
抑恐聖意之愈失其真其所請明惟在於君臣上下
益加明下而已且臣於孝秉昂事竊有所駭歎者銓
官之前後遭罹何限而或以政注之失或以官師之

規而至若此人之向來醜謗言亦可愧殫墨莫洗於
白簡前望至板於廟刻而曾未幾何復授見任以若
情踪諉以宿奸恬不為引肅命登筵退即行政有進
無退雖曰臣分而忘廉沒耻古有是存此亦出於對
揚矯俗之聖意而慮防未遑自恤而然耶今以如秉
昂者授以政柄欲責以卞別淑慝以裨矯俗之一治
則豈不有違於我聖上梳洗一代之至誠大義也哉
如欲矯俗宜先此人極施刑削斷不可已云云此疏以靜
攝未承批嗣○二十八日酉時上昇遊于昌慶宮之
服後還下迎春軒王世子即位大王大妃殿垂簾同聽政上尊

號曰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廟號正宗陵號曰健陵大
學洪良浩撰謚狀直學李晚秀撰行狀領相沈煥之
撰哀丹文兵判金祖淳撰謚丹文都承旨尹行恁撰
誌文

